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東 漢 會 要

(上)

徐天麟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東漢會要

提要

臣等謹按東漢會要四十卷。宋徐天麟撰。天麟官撫州教授時。既奏進西漢會要。後官武學博士時。續成此書。於寶慶二年復奏進之。其體例皆與前書相合。所列亦十五門。分三百八十四事。惟西漢會要。不加論斷。而此書則閒附以案語。及雜引他人論說。蓋亦用蘇冕駁議之例也。東漢自元武中。興明章嗣軌。皆汲汲以修舉廢墜爲事。典章文物。視西京爲盛。而當時載筆之士。如東觀紀及華嶠。司馬彪。袁宏之類。遺編斷簡。亦閒有留存。他若漢官儀。漢雜事。漢舊儀諸書。爲傳注所徵引者。亦頗犖然可考。故東漢一代故事。較西漢差爲詳備。天麟據范書爲本。而旁貫諸家。悉加哀次。其分門區目。排比整齊。實深有裨於考證。中間如獻帝子濟陰王懿。山陽王懿。濟北王邈。東海王敦。雖爲曹氏所置。旋即降爲列侯。然旣以封建立國。自當著之。帝系皇子條下。以表其實。乃因范書無傳。遂削而不書。未免闕漏。又天麟自序中稱。劉昭因范氏遺緒。注補八志。而不知其爲司馬彪續漢書志。實非范書。晁公武已譏之。則亦偶然失檢。然其大體詳密。即稍有踳駁。固不足以爲累也。其書世所傳者。皆據宋本傳鈔。第三十七。三十八兩卷全闕。三十六。三十九兩卷亦各佚其半。無可考補。今亦並仍之焉。

東漢會要進表

臣天麟言。炎圖紹復。偉光皇節約之規。彙典彙分。倣唐室纂修之體。非獨考治原之粹駁。抑將觀世變之盛衰。上瀆離明。俯增震懼。臣天麟實惶實懼。頓首頓首。竊以立紀綱而爲法則。實古聖之宏猷。作書志以緯天人。蓋史臣之新例。然典章文物。或散見於紀傳。而兵刑食貨。曾莫究於源流。是以皇朝崇會粹之書。端由列聖篤緝熙之學。必儒臣乃獲在編摩之局。必宰相乃兼司提領之權。博採旁搜。哀次不遺於五閭。取近舍遠。討論未及於兩都。其在明時。詎非缺典。自匪臚分於副墨。若何昭揭於汗青。肆加綜輯之勤。具列坦明之憲。因班書而爲會要。已塵先皇乙夜之觀。卽范史而析綱條。庶備大漢兩朝之制。雖極鑽研之力。寧逃踳駁之譏。功適告成。理若有待。恭惟皇帝陛下。聖由天縱。道本乾剛。明及時德。業之修。究稽古禮文之事。雖綱維治道。常恪遵祖宗宏遠之模。然參酌舊章。必博考漢唐沿革之緒。取善不卑於葑菲。獻書敢緩於芻蕘。冒塵清宴之間。庶冀涓埃之益。臣材能拘譴。學識迂疏。窮經不足以探微。嗜史乃幾於成癖。頃效美芹之獻。誤膺華袞之褒。迨茲勉紹於前功。冀以兼存於丕式。集事蹟而爲鑑。或可參往牒之言。條章奏而請行。期有補當今之務。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所有新編東漢會要四十卷。目錄一卷。繕寫成四十冊。謹隨表上進。以聞。臣天麟實惶實懼。頓首頓首。謹言。寶慶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奉議郎武學博士臣徐天麟上表。

東漢會要序

臣頃於嘉定四年九月表進臣所編西漢會要七十卷。際遇寧宗仁文哲武恭孝皇帝。稽古右文。日新聖學。旣塵螻蟻之覽。乃十一月丁卯有旨付尙書省藏之祕閣。竊自惟念。臣猥以庸愚。妄倣前賢纂輯。遭逢聖明。不棄葑菲。俾得晉聯廣內之儲。豈意書生。有此榮遇。當時三館之士。被命看詳。閒謂臣言。兩漢治效。上軋殷周。制度文物。炳耀青史。今詳於西劉。而略於東都。豈不猶爲缺典。臣退而自忖。所幸精力未疲。迺因公退之暇。繙閱范史。旁貫諸書。復加哀次。成東漢會要四十卷。竊惟炎運中興。禮樂庶事。視西都爲加詳。建官置兵。以節約而鄉簡。雖建武改制。事歸臺閣。中世失權。政移戚宦。然猶足以緜延二百年之祚。比隆於高文。武宣者。以綱紀法度。猶有可以憑藉扶持者也。自蔡邕作十意。補續前志。其文旣已湮沒。范氏亦欲徧作諸志。依準前書。然徒懷著述。莫究僉功。范又嘗以十志託於謝儼。搜撰垂畢。值范傾敗。委棄弗存。其後劉昭因范遺緒。以注補之。今八志所述。綱目粗備。然食貨兵刑。學校選舉之類。皆缺弗著。學者病焉。臣不量疏謬。復茲編綴。以補一朝之典。睿聖當極。酌古御今。庶有裨於乙覽之萬分。凡八志已詳者。今特撮其綱要。志所未備者。則詳著本末。又間以己見。爲之論述。使議禮者參兩漢之沿革。以求三代之遺範。則是非得失。粲然在目。孰爲可法。孰爲可鑒。於是考而證諸。其於世教。詎云無補乎。寶慶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奉議郎武學博士臣徐天麟序。

東漢會要目錄

卷一

帝系上

帝號

母后稱制

皇太后皇后

卷二

帝系下

皇太子

宗室

內職

出宮人

皇子

公主

諸園貴人

卷三

禮一 吉禮

禮樂

光武卽位告天

禮儀

郊祀

封禪

卷四

禮二吉禮

北郊

辟雍

宗廟

原廟

明堂

靈臺

禘祫

卷五

禮三吉禮

社稷
五祀

六宗

高禘

雜祭祀

夕牲

立春

夏至

祠孔子

飲酎

齋

迎氣

立夏

黃郊

卷六

禮四嘉禮

立秋

冬至

五供

親蠶

請雨

驅劉

大儼

立冬

合朔

親耕

祓禊

桃印

臘祖

土牛

巡狩

上尊號

拜皇太子

養老

冠

大射

詔令

璽書
尺一

鄉飲

婚

案比

拜諸侯王公

上壽

朝會

行幸

章奏

封事卓靈

卷七

禮五賓禮

封先代後孔子後

禮六軍禮

講武校獵

禮七凶禮

饗遣衛士

帝陵

園寢更衣

上陵

大喪

服制

奪服

卷八

樂

樂舞

詩頌

四夷樂

卷九

輿服上符璽附

卷十

玉輅
金根
立車
戎車
駟車
綠車
夫人安車
法駕
輕車
小使車
導從車
警蹕
百官印
符
關符

乘輿
安車
耕車
獵車
青蓋車
阜蓋車
大駕
小駕
大使車
載車
車馬飾
璽
節
棨

輿服下

總敍冠服

長冠

皮弁冠

通天冠

高山冠

法冠

建華冠

巧士冠

卻敵冠

術士冠

幘

佩刀

黃赤綬

綠綬

青綬

冕冠

委貌冠

爵弁冠

遠遊冠

進賢冠

武冠

方山冠

卻非冠

樊噲冠

鶡冠纓蕤

佩玉

佩印

赤綬

紫綬

黑綬

黃綬

后夫人服

青紺綸

車服雜錄

卷十一

文學上

帝學

宮邸學

郡國學

太學

鴻都門學

卷十二

文學中

國史

經學

易家

詩家

春秋家

圖書校讎

五經諸儒

尚書家

禮家

卷十三

文學下

講論經義

論識

論浮屠

卷十四

歷數上

律準

候氣

賈逵論歷

永元論歷

延光論歷

漢安論歷

熹平論歷

論月食

論歷元

卷十五

歷數中

服色

改元

時令

符命

祥瑞

渾儀

卷十六

歷數下

天文變異

五行災變

卷十七

封建上

封皇子

封先代後孔子後見禮

錄功臣後

分封

宰相封

宦者封侯

卷十八

封建下

列侯

爵

特進侯

小侯

隕石

封宗室

封功臣

紹封

公主子封

外戚恩澤侯

關內侯

王侯號

侍祠侯

王主

婦人封號

位次

國租

朝賀

就國

侯國官屬

卷十九

職官一

太傅錄尚書事

右上公

太尉

司空

右三公

將軍

自太傅至將軍為五府

太常

四夷國

戶邑

茅土

奉朝請

王國官屬

郵典

司徒

光祿勳

衛尉

廷尉

宗正

少府

右九卿

卷二十

職官二

執金吾

大長秋

將作大匠

北軍中候

河南尹

列郡

鄉亭里魁

使匈奴中郎將

護羌校尉

太僕

太鴻臚

大司農

太子太傅

太子少傅

城門校尉

司隸校尉

刺史

縣邑道

諸郡別置官

護烏桓校尉

西園八校尉

卷二十一

職官三

品秩

官稱

刺舉舉謠言

久任

卷二十二

職官四

集議

上計

待詔

省官

卷二十三

職官五

奉使外國

班宣風化

俸祿

考課

世官

行領試守假比秩爲真

侍講

給事中

圖功臣

官數

按行災害清詔

戒官吏

旌節義

外戚貴盛

卷二十四

職官六

宦官擅權

卷二十五

職官七

黨錮始末

休沐

鬻官

官制雜錄

卷二十六

選舉上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

孝廉廉吏

有道

仁賢

博士弟子甲乙科
至孝

敦厚質直

茂才四行

恩賜

致仕

卹典贈官

明經

計偕

將帥

耆儒

試尙書

試博士

童子

任子公孫

卷二十七

選舉下

公府選舉

公府辟除

州郡辟除

郡吏

上計吏

聘處士

宣陵孝子

選舉雜錄

卷二十八

民政上

戶口

鄉三老

鄉亭長

民伍

孝悌力田

勸農桑

假民田苑蠲假稅

賜民爵賜粟帛

卷二十九

民政中

賜酺

崇孝行

荒政上

卷三十

民政下

荒政下

禁厚葬

卷三十一

食貨

田制

算賦

更賦

財用

鹽鐵

復除

戒奢侈

奴婢

瘞遺骸

租稅

口賦

調度

錢幣

禁沽酒

罷貢獻

卷三十二

兵上

光武中興

光武平漁陽

光武平隴蜀

卷三十三

兵中

宿衛

金吾緹騎

將軍領兵

黎陽營

西園軍

募罪徒戍邊

命將

兵器

光武平赤眉

光武平齊

衛士

北軍五營

城門兵

雍營

郡國兵突騎積射

徙民實邊

兵法

兵符

奔命

馬政

卷三十四

兵下

屯田

障塞

刻石紀功

卷三十五

刑法上

法令

賊罪

卹刑贖罪

卷三十六

刑法下

中都官獄

律學

卷三十七

亭候塙壁 烽燧

盜賊

類祭告功

刑制

選舉不實

斷獄案罪

赦宥

方域上

都邑

省併都國

卷三十八

方域下

十三部下

宮苑

雒陽城門

宮苑雜錄

關梁

卷三十九

蕃夷上

東夷

西南夷

卷四十

蕃夷下

輿地圖

十三部上

復九州

宮掖門象魏闕

街市

河渠水利

傳置

南蠻

西羌

西域
烏桓

南匈奴
北匈奴
鮮卑

東漢會要卷一

宋 徐天麟撰

帝系上

帝號

世祖光武皇帝諱秀

之字曰茂

字文叔。南陽人。高祖九世孫也。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發生春陵節侯買。

買生鬱林太守外。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生光武。王莽末起兵於宛。更始元年。兄伯升立劉

聖公為天子。伯升為大司徒。光武為太常偏將軍。破莽軍於昆陽。更始拜光武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

九月。三輔豪傑共誅王莽。傳首詣宛。更始將北都洛陽。以光武行司隸校尉。更始至洛陽。乃遣光武以破

虜將軍行大司馬。持節北度河。鎮慰州郡。二年。更始遣使立光武為蕭王。建武元年。即皇帝位於鄗南。中

元二年二月。帝崩。年六十二。葬原陵。有司奏上尊廟曰世祖。諡能昭前業曰光。克定禍亂曰武。年號建武三十一。中元二。太傅。卓茂

大司馬。

吳漢。劉隆。

太尉。

趙壹。

大司徒。

鄧禹。

侯霸。

韓歆。

歐陽歆。

司徒。

魚勒。

大司空。

王梁。

李宏。

李宏。

李宏。

李宏。

李宏。

李宏。

李宏。

李宏。

李宏。

寶融。朱浮。

司空。

張純。

馮訪。

杜林。

顯宗孝明皇帝諱莊

之字曰

光武第四子也。母陰皇后。建武十五年。封東海公。十七年。進爵為王。十九年。

立為皇太子。中元二年二月戊戌，即皇帝位。永平十八年秋八月壬子，帝崩。年四十八。壬戌，葬顯節陵。十

二月癸巳，有司奏宜尊廟曰顯宗。諡曰明。年號。永平十。太傅。鄧禹。太尉。趙憙。司徒。李訢。郭丹。范

王敏。鮑昱。司空。馮魴。伏恭。牟。

蕭宗。孝章皇帝諱炆。之字曰顯宗。第五子也。母賈貴人。永平三年，立為皇太子。十八年八月壬子，即皇帝

位。年十九。章和二年正月壬辰，帝崩。年三十三。三月丁卯，葬敬陵。辛酉，有司上奏請上尊廟曰蕭宗。諡。溫

令儀曰。年號。建初八。元和。太傅。趙意。太尉。牟融。鮑昱。桓。司空。第五倫。袁。章。三。章和二。

孝和皇帝諱肇。之字曰肅宗。第四子也。母梁貴人。卒。竇后養帝以為己子。建初七年，立為皇太子。章和二

年二月壬辰，即皇帝位。年十歲。永元三年正月，帝加元服。元興元年十二月辛未，帝崩。年二十七。延平元

年三月甲申，葬慎陵。廟曰穆宗。獻帝初平元年，諡曰和。年號。元興一。太傅。鄧彪。太尉。宋由。尹睦。司

徒。袁安。丁鴻。劉方。呂司空。任隗。巢堪。徐防。陳寵。韓。蓋。魯恭。張酺。徐防。樓。徐防。陳寵。韓。

孝殤皇帝諱隆。之字曰和。帝少子也。元興元年十二月辛未夜，即皇帝位。時誕育百餘日。皇太后臨朝。延平

元年八月辛亥，崩。年二歲。九月丙寅，葬康陵。諡曰殤。太傅。張禹。太尉。徐防。司徒。梁鮪。司空。陳寵。尹勤。

恭宗。孝安皇帝諱祐。之字曰福。肅宗孫也。父清河孝王慶。母左姬。延平元年八月，殤帝崩。太后使鄧騭持節

迎帝。拜為長安侯。詔以祐為孝和皇帝嗣。即皇帝位。年十三。太后猶臨朝。永初三年正月庚子，帝加元服。

延光四年二月甲辰，南巡狩。三月庚申，幸苑。乙丑，自苑還。丁卯，幸葉。帝崩於乘輿。年三十二。庚午，還宮。辛

未夕乃發喪。四月己酉葬恭陵。廟曰恭宗。獻帝初平元年諡。寬容和平。曰安。年號。一。元初七。元初六。永寧。太傅。張禹。太

尉。徐防。張禹。李修。司馬苞。馮石。司徒。梁簡。魯恭。夏勤。劉愷。楊震。劉愷。袁敞。李郃。陳襄。劉愷。

孝順皇帝諱保。守。之字曰。安帝子也。母李氏。永寧元年立為皇太子。延光三年廢為濟陰王。明年三月安帝

崩。北鄉侯立。濟陰王以廢黜不得上殿。及北鄉侯薨。中黃門孫程等迎濟陰王。即皇帝位。年十一。建康元

年八月帝崩。時年三十九。九月丙午葬憲陵。廟曰敬宗。獻帝初平元年諡。慈利偏服。曰順。年號。六。漢安二。建康一。太

傅。馮石。桓焉。太尉。劉熹。朱寵。劉光。施延。李郃。朱儁。許敬。劉司空。劉授。陶敦。張皓。龐參。王龔。桓焉。趙峻。黃尚。劉壽。胡廣。王龔。孔扶。王卓。

郭虔。趙戒。孝冲皇帝諱炳。之字曰。順帝之子也。母曰虞貴人。建康元年立為皇太子。其年八月庚午即皇帝位。年二

歲。皇太后臨朝。永嘉元年正月戊戌帝崩。年三歲。己未葬懷陵。幼少在位。曰冲。年號。永嘉。太傅。趙峻。太尉。李固。

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孝質皇帝諱纘。之字曰。肅宗玄孫。曾祖父千乘貞王伉。祖父樂安夷王寵。父勃海孝王鴻。母陳夫人。冲帝

不豫。大將軍梁冀召帝到洛陽都亭。及冲帝崩。皇太后與冀定策禁中。使冀持節以王青蓋車迎帝入南

宮。封為建平侯。其日即皇帝位。年八歲。本初元年閏六月甲申。大將軍梁冀潛行鴆弑。帝崩。年九歲。七月

乙卯葬靜陵。諡。中正無邪。曰質。年號。本初。太傅。闕。太尉。李固。胡廣。司徒。趙廣。趙戒。袁湯。司空。趙戒。

孝桓皇帝諱志。之字曰。肅宗曾孫也。祖父河閒孝王開。父蠡吾侯翼。母閔氏。翼卒。帝襲爵為侯。本初元年

意。

梁太后召帝到夏門亭。將妻以女弟。會質帝崩。太后遂與兄大將軍冀定策禁中。閏六月庚寅。即皇帝位。

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政。建和二年正月甲子。帝加元服。永康元年十二月丁丑。帝崩。年三十六。建寧元

年二月辛酉。葬宣陵。廟曰威宗。獻帝初平元年諡曰桓。建和三。和平一。元嘉二。永興二。永壽三。延熹九。永康一。太傅。闕太尉。

胡廣。杜喬。趙戒。袁湯。周景。黃司徒。趙成。袁湯。張歆。吳雄。黃瓊。尹頌。袁湯。胡廣。房植。韓續。孫朗。盛允。虞放。劉寵。周景。劉茂。宣鄴。

孝靈皇帝諱宏。之字曰肅。宗玄孫也。曾祖河閒孝王開。祖淑。父萇。世封解瀆亭侯。帝襲侯爵。母董夫人。桓

帝崩。無子。皇太后與父城門校尉竇武定策禁中。奉迎入殿中。建寧元年正月庚子。即皇帝位。年十二。四

年正月甲子。帝加元服。中平六年四月丙辰。帝崩。年三十四。六月辛酉。葬文陵。諡曰靈。亂而不損年號。建寧四。光

六。中。太傅。陳蕃。太尉。周景。劉矩。聞人襲。劉龍。郭禧。李咸。段熲。陳耽。許訓。劉

平六。曹嵩。樊棧。司徒。胡廣。劉寵。許訓。橋玄。許栩。袁隗。司空。宣鄴。王暢。劉龍。崔烈。劉

日碑。劉虞。袁滂。劉邵。陳耽。崔烈。丁宮。司空。劉翥。橋玄。來豔。宗俱。

楊賜。唐珍。許訓。劉逸。陳球。陳耽。

袁逢。張濟。張溫。丁宮。劉宏。

孝獻皇帝諱協。合之字曰靈。帝中子也。母王美人。中平六年四月。靈帝崩。戊午。皇子辯即皇帝位。年十七。改

為光熹。封皇帝協為勃海王。七月。徙為陳留王。八月辛未。改光熹為昭寧。九月甲戌。董卓廢少帝為宏農

王。是日。陳留王即皇帝位。九歲。改昭寧為永漢。十二月。詔徐光熹昭寧。永漢三號。復還中平六年。興平元

年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延康元年十月乙卯。遜位於魏王丕。奉帝為山陽公。邑一萬戶。位在諸侯上。都山

陽之濁鹿城。魏青龍二年薨。年五十四。八月。以漢天子禮儀葬於禪陵。諡曰獻。聰明睿智。年號。和平四。興平二。建

太傅。袁隗。馬日磾。劉虞。李儻。張揚。太尉。董卓。并琬。趙謙。馬日磾。皇甫。司徒。黃琬。楊彪。王允。

丞相。曹操。司空。楊彪。荀爽。種拂。淳于。嘉。趙溫。張喜。曹操。

皇太后皇后

光武郭皇后諱聖通。更始二年春。光武至真定。納后。及即位。以爲貴人。生皇子彊。二年。立爲皇后。彊爲皇太子。其後后寵稍衰。十七年。廢爲中山王太后。進后中子輔爲中山王。二十年。輔徙封沛王。后爲沛太后。二十八年薨。葬北芒。

光烈陰皇后諱麗華。初光武聞后美。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更始元年。遂納后於宛。光武即位。以爲貴人。生顯宗。十七年。廢皇后郭氏。立貴人爲皇后。顯宗即位。尊爲皇太后。永平七年。崩。合葬原陵。

明德馬皇后。年十三。選入太子宮。顯宗即位。以爲貴人。賈貴人生肅宗。帝以后無子。命令養之。永平三年。立爲皇后。常衣大練裙。不加緣。肅宗即位。尊曰皇太后。建初四年六月。崩。合葬顯節陵。

賈貴人。建武末。選入太子宮。生肅宗。而顯宗以爲貴人。肅宗既爲太后所養。專以馬氏爲外家。故貴人不登極位。及太后崩。乃策書加貴人王赤綬。安車一駟。永巷宮人二百。

章德竇皇后。建初二年。選入掖庭。明年。立爲皇后。梁貴人生和帝。后養爲己子。欲專名外家。而忌梁氏。乃

作飛書以陷竦。竦坐誅。貴人以憂卒。和帝卽位。尊后爲皇太后。臨朝。兄憲、弟篤、景並顯貴。擅威權。遂密謀不軌。被誅。九年。太后崩。未及葬。而梁貴人姊嫀上書。陳貴人枉歿之狀。太尉張酺等奏請。貶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百官亦多上言者。帝手詔曰。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其勿復議。於是合葬敬陵。改殯貴人。上尊號曰恭懷皇后。追服喪制。

和帝陰皇后。永元四年。選入掖庭。以先后近屬。得爲貴人。八年。立爲皇后。十四年。廢。遷於桐宮。以憂死。和熹鄧皇后。諱綏。永元六年。選入宮。八年。爲貴人。十四年夏。陰后廢。至冬。立爲皇后。殤帝立。尊后爲皇太后。太后臨朝。殤帝崩。太后定策立安帝。猶臨朝政。永寧二年。崩。合葬順陵。

安思閭皇后。諱姬。元初元年。以選入掖庭。爲貴人。二年。立爲皇后。宮人李氏生皇子保。后鳩殺李氏。安帝崩。北鄉侯立。尊后曰皇太后。皇太后臨朝。少帝薨。中黃門孫程等立濟陰王。是爲順帝。遷太后於離宮。明年。崩。合葬恭陵。

安帝母李氏。瘞在洛陽城北。帝初不知。及太后崩。左右白之。帝感悟發喪。更以禮殯。上尊諡曰恭愍皇后。葬北陵。

順烈梁皇后。諱妘。大將軍商之女也。永建二年。選入掖庭。爲貴人。陽嘉元年。立爲皇后。沖帝立。尊爲皇太后。臨朝。沖帝尋崩。復立質帝。猶秉朝政。大將軍冀鳩殺質帝。太后遂立桓帝。和平元年正月。歸政於帝。二年。崩。合葬憲陵。

虞美人者。以良家子。年十三。選入掖庭。生沖帝。沖帝早夭。大將軍梁冀秉政。忌惡他族。故虞氏抑而不登。

但稱大家而已。陳夫人者，少以聲伎入孝王宮，生質帝，亦以梁氏故榮寵不及焉。熹平四年，乃拜虞大家爲憲陵貴人，陳夫人爲勃海孝王妃。

孝崇、愷皇后諱明，爲蠡吾侯翼媵妾，生桓帝。桓帝卽位，追尊翼爲孝崇皇，陵曰博陵。以后爲博園貴人。和平元年，梁太后崩，乃就博陵尊后爲孝崇皇后。元嘉二年崩，合葬博陵。

桓帝愷獻梁皇后，建和元年六月始入掖庭。八月立爲皇后，延熹三年崩，葬愷陵。其歲誅梁冀，廢愷陵爲貴人家。

桓帝鄧皇后諱猛女，永興中入掖庭爲采女，梁冀誅立后爲皇后，延熹八年廢，后送暴室，以憂死，葬北芒。桓思竇皇后諱妙，延熹八年選入掖庭爲貴人，其冬立爲皇后。永康元年帝崩，后爲皇太后，臨朝，定策立靈帝。時太后父大將軍武謀誅宦官，而中常侍曹節等矯詔殺武，遷太后於南宮，雲臺。熹平元年崩，合葬宣陵。

孝仁董皇后爲解瀆侯萇夫人，生靈帝。建寧元年春卽位，追尊萇爲孝仁皇，陵曰慎陵。以后爲慎園貴人，及竇氏誅，帝迎貴人，上尊號曰孝仁皇后，宮稱永樂。及竇皇后崩，始預朝政。帝崩，何太后臨朝，遷宮本國，以憂疾病暴崩，合葬慎陵。

靈帝宋皇后，建寧三年選入掖庭爲貴人，明年立爲皇后。光和元年策收璽綬，以憂死。

靈思何皇后以選入掖庭，生皇子辯，拜后爲貴人。光和三年立爲皇后，王美人生皇子協，后遂鴆殺美人。六年帝崩，辯卽位，尊后爲皇太后。臨朝，董卓兵入，廢少帝爲宏農王而立協，是爲獻帝。卓遷太后於永安。

宮。因進酖弑而崩。合葬文昭陵。

靈懷王皇后。以良家子。選入掖庭。生獻帝。爲何后所殺。興平元年。追尊王美人爲靈懷皇后。改葬文昭陵。獻帝伏皇后。初平元年。入掖庭爲貴人。興平二年。立爲皇后。建安十九年。曹操逼帝廢后。遷於他館。遂將后下暴室。以幽崩。

獻穆曹皇后。諱節。魏公曹操中女也。建安十八年。操進三女。皆爲貴人。及伏皇后被弑。立節爲皇后。魏氏既立。以后爲山陽公夫人。魏景初四年。薨。合葬禪陵。車服禮儀。皆依漢制。並后紀

范氏論曰。漢世皇后無諡。皆因帝諡以爲稱。雖呂氏專政。上官臨制。亦無殊號。中興。明帝始建光烈之稱。其後並以德爲配。至於賢愚優劣。混同一貫。故馬竇二后。俱稱德焉。其餘惟帝之庶母。及藩王承統。以追尊之重。特爲其號。如恭懷。孝崇之比是也。初平中。蔡邕始追正和熹之諡。其安思。順烈以下。皆因而加焉。

雜錄

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胡廣與尙書郭虔。史敞上疏諫曰。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靈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特神任筮。旣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然。倪天必有異表。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之經典。斷之聖慮。政令猶汗。往而不反。詔文一下。形之四方。臣職在拾遺。憂深責重。是以焦心冒昧。陳聞帝從之。以梁貴人良家子。定立爲皇后。胡廣傳

桓帝延熹八年。鄧皇后敗。而田貴人見幸。帝有建立之議。應奉以田氏微賤。不宜起登后位。上書諫曰。臣

聞周納狄女。襄王出居於鄭。漢立飛燕。成帝後嗣泯絕。母后之重。興廢所因。宜思闕雖之所求。遠五禁之所忌。帝納其言。竟立竇皇后。應奉傳

立宋皇后議。尙書令臣囂。僕射臣鼎。尙書臣旭。臣乘。臣滂。臣謨。臣詣。稽首言。伏惟陛下。履乾則坤。勤合陰陽。羣臣大小。咸以長秋宮未定。遵舊依典。章表仍聞。歷時乃聽。今月吉日。以宋貴人爲皇后。應期正位。羣生兆庶。莫不式舞。易稱受茲介祉。詩云。千祿百福。子孫千億。萬方幸甚。今吉日以定。臣請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太常。條列禮儀。正處上羣。臣妾無得上壽如故事。臣囂。臣鼎。臣旭。臣乘。臣滂。臣謨。臣詣。愚闇不達。大義誠惶誠恐。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制曰。可。維建寧四年七月乙未。制詔皇后之尊。與帝齊體。供奉天地。祇承宗廟。母臨天下。故有莘與殷。姜任母周。二代之隆。蓋有內德。長秋宮闕。中宮曠位。宋貴人秉淑媛之懿。體河山之儀。威容照曜。德冠後庭。羣寮所咨。僉曰。宜哉。卜之善龜。卦得乘乾。有司奏議。宜稱絨組。以臨兆民。今使太尉襲使持節奉璽綬。宗正祖爲副。立貴人爲皇后。其往踐爾位。敬宗禮典。肅謹中饋。無替朕命。永終天祿。皇后初卽位。章德殿。太尉使持節奉璽綬。天子臨軒。百官陪位。皇后北面。太尉住蓋下。東向。宗正。大長秋。西向。宗正讀策文畢。皇后拜稱臣妾。畢。住位。太尉襲授璽綬。中常侍長樂太僕高鄉侯覽。長跪受璽綬。奏於殿前。女史授婕妤。婕妤好。長跪受。以授昭儀。昭儀長跪受。以帶皇后。皇后伏起。拜稱臣妾。訖。黃門鼓吹三通。鳴鼓畢。羣臣以次出。后卽位。大赦天下。皇后秩比國王。卽位威儀。赤紱玉璽。禮儀志注

母后稱制

- 章帝竇太后
- 和熹鄧太后
- 安思閻太后
- 順烈梁太后
- 桓思竇太后
- 靈思何太后

少帝卽位。太后卽代攝政。臨前殿。朝羣臣。太官東面。少帝西面。羣臣奏事上書。皆爲兩通。一詣少帝。獨斷

案。此卽母后臨朝之制。

永和六年。皇太后始入宗廟。與皇帝交獻。見宗廟條。

范氏論曰。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必委成家。率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辛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照王。家富於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死霧露。於雲臺之上。家嬰繚紉於囹圄之下。湮滅連踵。傾軛繼路。而赴蹈不息。焦爛爲期。終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歎。略同一揆。

東漢會要卷二

帝系下

皇太子

世祖建武二年立皇子彊爲皇太子。母曰郭皇后十九年郭后既廢太子彊意不自安。郗惲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不如辭位以奉養母氏。太子從之。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上不忍。遲回者數歲。六月戊申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遠之。其以彊爲東海王。立陽爲皇太子。改名莊。莊師事博士桓榮。學通尙書。中元二年二月卽皇帝位。是爲孝明皇帝。袁宏論曰。夫建太子所以重宗統。一民心也。非有大惡於天下。不可移也。世祖中興漢業。宜遵正道。立爲後法。今太子之德未虧於外。內寵旣多。嫡子遷位。失矣。然東海歸藩。謙恭之心。彌亮。明帝承統。友于之情。愈篤。雖長幼易位。與廢不同。父子兄弟。至性無失。以三代之道處之。亦何以過乎。

明帝永平三年立皇子烜爲皇太子。少寬容。好儒術。明帝器重之。十八年八月卽皇帝位。是爲孝章皇帝。章帝建初三年四月戊子立皇子慶爲皇太子。七年六月廢慶爲清河王。立皇子肇爲皇太子。章和二年二月卽皇帝位。是爲孝和皇帝。

和帝元興元年立皇子隆爲皇太子夜卽皇帝位是爲殤帝。

安帝永寧元年立皇子保爲皇太子延光三年安帝乳母王聖大長秋江京等與中常侍樊豐閻后妄造虛無譖讒太子九月廢皇太子爲濟陰王明年三月安帝崩北鄉侯立濟陰王以廢黜不得上殿及北鄉侯薨車騎將軍閻顯及江京與中常侍劉安陳達等白太后祕不發喪而更召立諸王子乃閉宮門屯兵自守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共斬江京劉安陳達等迎濟陰王於德陽殿西鍾下卽皇帝位年十一是爲孝順皇帝。

順帝建康元年四月辛巳立皇子炳爲皇太子其年八月庚午卽皇帝位是爲孝沖皇帝並帝紀。

雜錄

東宮班彪傳云東宮初建按震爲長子震東方也故太子所居稱東宮

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周衛交戟五日一朝因坐東箱省視膳食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旦請問而已明不媿黷廣其敬也班彪傳。

拜皇太子儀見禮類。

世祖以太子舅陰識守執金吾陰興爲衛尉皆輔導太子識性忠厚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上以桓榮爲議郎使授太子經使左中郎將鐘興授太子及宗室諸侯春秋賜興爵關內侯興辭以無功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耶。

顯宗始立爲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桓榮弟子何湯爲虎賁中郎。將以尙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本師爲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卽召榮令說尙書。甚善之。桓榮傳

建武二十八年。上大會羣臣。問誰可傅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卽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卽拜佚爲太子太傅。以博士桓榮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以太子經學成畢。上疏謝曰。臣幸得侍帷幄。執經連年。而智學淺短。無以補益萬分。今皇太子以聰叡之姿。通明經義。觀覽古今。儲君副主。莫能專精博學。若此者也。斯誠國家福祐。天下幸甚。臣師道已盡。皆在太子。謹使掾臣汜再拜歸道。太子報書曰。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天下之至精。豈能與於此。況以不才。敢承誨命。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分明章句。下則去家慕鄉。求謝師門。今蒙下列。不敢有辭。願君謹疾加餐。重愛玉體。桓榮傳

永平十五年。上使越騎校尉桓郁。郎中張酺授太子經。二人朝夕侍講。勸以經學。是時太子家頗爲奢侈。酺每正諫。甚見嚴憚。會平陽公主薨。太子同生也。哀戚過禮。酺以爲太子舉措宜動合禮度。因是上疏曰。臣伏見皇太子仁厚寬明。發言高遠。卓然絕異。非人所能及也。今平陽公主薨。悲哀發中。形體骨立。恩愛惻隱。世希似是。顧臣愚淺。不識大體。以爲宜選名儒高行。以充師傅。問訊起居之日。太傅時賜讌。所以宣德音。以成聖德也。侍中丁鴻仁而有讓。達於從政。謁者費資。惓性淳篤。遵領法度。如並侍左右。必能發起微意。增廣微猷者也。袁紀

清河孝王慶母宋貴人有寵。肅宗立慶爲皇太子。竇皇后寵盛。心內惡之。日夜毀讚。貴人母子遂漸見疏。慶出居承祿觀。七年。遂廢太子慶而立皇太子肇。肇。梁貴人子也。乃下詔曰。皇太子有失惑無常之性。爰自孩乳。至今益章。恐襲其母凶惡之風。不可以奉宗廟爲天下主。大義滅親。況降退乎。今廢慶爲清河王。皇子肇保育皇后。承訓懷衽。導達善性。將成其器。蓋庶子慈母。尙有終身之恩。豈若嫡后事正義明哉。今以肇爲皇太子。清河王傳。

安帝時。皇太子驚病不安。避幸安帝乳母野王君王聖舍。太子乳母王男。廚監邴吉等。以爲聖舍新繕。修犯土禁。不可久御。聖及其女永與大長秋江京及中常侍樊豐。王男。邴吉等互相是非。聖永遂誣譖男。吉皆幽囚死。家屬徙比景。太子思男等。數爲歎息。京。豐懼有後害。妄造虛無。閒讒太子。及東宮官屬。帝怒。召公卿以下會議。廢立。耿寶等承旨。以爲太子當廢。太僕來歷與太常桓焉。廷尉張皓議曰。經說年未滿十五。過惡不在其身。且男。吉之謀。皇太子容有不知。宜選忠良保傅。輔以禮義。廢置事重。此誠聖恩所宜宿留。帝不從。是日。遂廢太子爲濟陰王。時監太子家小黃門籍建。中傅高梵等。皆以無罪徙朔方。歷乃要結光祿勳。祿諷。宗正劉瑋。將作大匠薛皓。侍中閔邱宏。陳光。趙代。施延。太中大夫朱偃。第五頡。中散大夫曹成。諫議大夫李尤。符節令張敬。持書侍御史龔調。羽林右監孔顯。城門司馬徐崇。衛尉守丞樂闡。長樂未央。廢令鄭安世。餘等十餘人。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龔調據法律明之。以爲男。吉犯罪。皇太子不當坐。帝與左右患之。乃使中常侍奉詔脅羣臣曰。父子一體。天性自然。以義割恩。爲天下也。歷。諷等不識大典。而與羣小共爲譴譁。外見忠直。而內希後福。飾邪違義。豈事君之禮。朝廷廣開言事之路。故且一切假

貸。若懷迷不反。當顯明刑書。諫者莫不失色。辭皓先頓首曰。固宜如明詔。歷怫然廷詰。皓曰。屬通諫。何言。而今復背之。大臣乘朝車。處國事。固得輾轉若此乎。乃各稍自引起。歷獨守闕。連日不肯去。帝大怒。乃免歷兄弟官。削國租。歷遂杜門不與親戚通。時人爲之震慄。來歷傳

安帝廢皇太子爲濟陰王。廷尉張皓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廷爭之不能得。皓退而上疏曰。昔賊臣江充造閒讒逆。至令戾園興兵。終及禍難。後壺關三老一言。上乃覺悟。雖追前失。悔之何逮。今皇太子春秋方始十歲。未見保傅九德之義。宜簡賢輔。就成聖質。書奏不省。張皓傳

順帝擢種暠監太子於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惶惑不知所爲。暠乃手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種暠傳

皇子

光武十一子。郭皇后生東海恭王彊。沛獻王輔。濟南安王康。阜陵質王延。中山簡王焉。許美人生楚王英。光烈皇后生顯宗。東平憲王蒼。廣陵思王荆。臨淮懷公衡。琅邪孝王京。明帝九子。賈貴人生章帝。陰貴人生梁節王暢。餘七王。千乘哀王建。陳敬王羨。彭城靖王恭。樂成靖王黨。下邳惠王衍。淮陽頃王昞。濟陰悼王長。本書不載母氏。章帝八子。宋貴人生清河孝王慶。梁貴人生和帝。中貴人生濟北惠王壽。河間孝王開。餘四王。千乘貞王伉。平春悼王全。城陽淮王淑。廣宗殤王萬歲。不載母氏。和帝一子。平原懷王勝。並列傳

宗室

宗室卿掌序錄王國嫡庶之次。及諸宗室親屬遠近郡國歲因計正宗室名籍。若有犯法當髡以上。先上諸宗正。宗正以聞。乃報決。胡廣曰。又歲一治諸王譜。差序秩第。見百官志。

和帝元興元年。宗室以罪絕者。悉復屬籍。永元十五年。幸章陵祠舊宅。會宗室於舊廬。勞賜作樂。順帝永建元年。宗室以罪絕者。皆復屬籍。陽嘉元年。宗室絕屬籍者。一切復籍。並紀。封爵宗室。見封建門。

公主

南頓君三女。

湖陽長公主黃。不言所適。史闕文。後倣此。

新野公主適鄧晨。寧平長公主伯姬適李通。

世祖五女

舞陽長公主義王適梁松。涅陽長公主中禮適竇固。館陶公主紅夫適韓光。滄陽公主禮劉適

郭璜。酈邑公主一作適陰豐。綬。

顯宗十一女

獲嘉長公主姬適馮柱。平陽公主奴適馮順。隆慮公主迎。或作適耿襲。平氏公主次。沁水公

主致適鄧乾。平臯公主小姬適鄧蕃。浚儀公主仲適王度。武安公主惠適來棧。魯陽公主

臣樂平公主小迎。成安公主小民。

肅宗三女

武德長公主男。平邑公主王適馮由。陰安公主吉。

和帝四女

修武長公主保。共邑公主成。臨潁公主利適賈建。聞喜公主興。

順帝三女

舞陽長公主生。冠軍長公主成男。汝陽長公主廣。

桓帝三女

陽安長公主華適伏完。潁陰長公主堅。陽翟長公主修。

靈帝一女

萬年公主某。

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儀服同列侯。其尊崇者加號長公主。儀服同藩王。其後安帝、桓帝妹亦封長公主。同之皇女。其皇女封公主者。所生之子襲封爲列侯。皆傳國於後。並本紀公主所食湯沐曰國。百官志諸公主每主家令一人。其餘屬吏增減無常。同上

雜錄

桓帝延熹中。荀爽對策曰。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恆。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夫婦之道。所謂順也。堯典曰。釐降二女於媯汭。嬪於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堯帝之女。下婦於虞。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婦人謂嫁曰歸。言湯以妻禮歸其妹於諸侯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今漢承秦法。設尙主之儀。以妻制夫。以

卑臨尊。遠乾、坤之道。失陽唱之義。孔子曰。昔聖人之作易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今觀法於天。則北極至尊。四星妃后。察法於地。則崑山象夫。卑澤象妻。觀鳥獸之文。鳥則雄者鳴雌。雌能順服。獸則牡爲唱導。牝乃相從。近取諸身。則乾爲人首。坤爲人腹。遠取諸物。則木實屬天。根芟屬地。陽尊陰卑。蓋乃天性。且詩初篇。實首闢。雖禮始冠婚。先正夫婦。天地六經。其旨一揆。宜改尙主之制。以稱乾、坤之性。遵法堯、湯。式是周、孔。合之天地而不謬。質之鬼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則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臧咸備。各以其敍矣。荀爽

內職

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一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宮備七國。爵列八品。前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正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高祖。孝文。選納尙簡。飾翫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婕妤一。嫚娥二。容華三。充衣四。已上武帝置。昭儀五。元帝置。美人六。良人七。七子八。八子九。長使十。少使十一。五官十二。順常十三。舞涓。共和。媼。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靈。保休。良婦。使夜者十四。此六宮品秩同爲一等也。武中興。斷彫爲朴。六宮稱號。惟皇后。貴人。貴人。金印紫綬。奉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算人。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修。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闔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敝矣。向使因設

外戚之禁。編著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淄蠹。皇紀。鄧太后久臨朝政。宮婢出入。其耆宿者。皆稱中大人。鄧后傳。女尚書。陳蕃傳注云宮內官也。皇子封王。妾數無限別。乃制設正適曰妃。取小夫人不得過四十人。百官志注。

諸園貴人

諸園貴人。安紀注云。謂宮人無子守陵園者也。明帝崩。諸貴人當徙居南宮。馬太后感析別之懷。各賜王赤綬。加安車駟馬。白越三千端。雜帛二千匹。黃金十斤。馬后紀。和帝葬。後宮人並歸園。太后賜周馥貴人策曰。朕與貴人託配後庭。共歎等列。先帝早棄天下。孤心煢煢。今當以舊典分歸外園。慘結增歎。其賜貴人王青蓋車采飾輅。駟馬各一駟。黃金三十斤。雜帛三千匹。白越四千端。又賜馮貴人王赤綬。以未有步搖環佩。加賜各一具。和后紀

殤帝延平元年。竇太后詔諸園貴人。其宮人有宗室同族。若羸老不任使者。令園監實覈上召。太后自御北宮。增喜觀閱問之。恣其去留。即日免遣者五六百人。皇紀

出宮人

殤帝延平元年。皇太后詔司徒。大司農。長樂少府曰。朕以無德。佐助統政。夙夜經營。懼失厥衷。思惟治道。由近及遠。先內後外。自建武之初。以至於今。八十餘年。宮人歲增。房御彌廣。又宗室坐事沒入者。猶託名公族。甚可愍焉。今悉免遣。及掖庭宮人。皆爲庶民。以舒幽隔鬱滯之情。諸官府郡國王侯家奴婢姓劉。及疲癯羸老。皆上其名。務令實悉。紀。又袁紀云。詔免掖庭宮人六百餘人。皆爲庶人。

順帝陽嘉中。郎顛上疏。臣竊見太子未立。儲宮無主。仰觀天文。太子不明。熒惑東入軒轅。出后星北。軒轅者。後宮也。熒惑者。至陽之精也。而出入軒轅。繞還往來。易曰。天垂象見吉凶。其意昭然可見矣。禮。天子一娶九女。嫡媵畢具。今宮人侍御。動以千計。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鬱積之氣。上感皇天。故遣熒惑入軒轅。垂象見異。以悟主上。昔武王下車。出傾宮之女。表商容之閭。以理人倫。以表賢德。故天授以聖子。成王是也。今陛下多積宮人。以違天意。故皇嗣多天。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方今之福。莫若廣嗣。廣嗣之術。可不深思。宜簡出宮女。恣其姻嫁。則天自降福。子孫千億。陛下丁寧再三。留神於此。郎顛傳

桓帝廷熹二年。光祿勳陳蕃上疏曰。比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饑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鄙諺言。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化。楚女悲而西宮災。日聚而不御。必生悲憂之感。以致并隔水旱之困云云。陳蕃傳

九年。荀爽對策曰。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稟糧。耗費縑帛。空竭府藏。賦調增倍。十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於內。故感動乖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爲諸非禮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配合。一曰通怨曠。和陰陽。二曰會財用。實府藏。三曰修禮制。綏眉壽。四曰配陽施。祈蠡斯。五曰寬役賦。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大福也。荀爽傳

東漢會要卷三

禮一吉禮

禮樂

建武五年光武幸太學稽式古典修明禮樂煥然文物可觀矣。通鑑

曹充持慶氏禮建武中爲博士從巡狩岱宗定封禪禮還受詔議立七廟三雍大射養老禮儀顯宗卽位充上言漢再受命仍有封禪之事而禮樂崩闕不可爲後嗣法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大漢當自制禮以示百世帝問制禮樂云何充對曰河圖括地象曰有漢世禮樂文雅出尙書璇璣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帝善之下詔曰今且改大樂官曰大予樂歌詩曲操以俟君子。曹褒傳

永平初是時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東平王蒼以天下化平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語在禮樂與服志。注云其志今亡

永平二年初始帥羣臣躬養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之禮郡縣道行鄉飲酒於學校於是七廟禮樂三雍之義備矣。禮儀志

和帝永元九年張奮上疏曰聖人所美政道至要本在禮樂五經同歸而禮樂之用尤急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又曰揖讓而化天下者禮樂之謂也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孔子謂

子夏曰。禮以修外。樂以制內。丘已矣夫。又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臣以爲漢當制作禮樂。是以先帝數下詔書。愍傷崩缺。而衆儒不達。議多駁異。臣累世台輔。而大典未定。私竊惟憂。不忘寢食。臣犬馬齒盡。誠冀先死見禮樂之定。十三年。召拜太常。復上疏曰。漢當改作禮樂。圖書著明。王者化定制禮。功成作樂。謹條禮樂異議三事。願下有司。以時考定。昔孝武皇帝封禪告成。而禮樂不定。事不相副。先帝已詔曹褒。今陛下但奉而成之。猶周公斟酌文武之道。非自爲制。誠無所疑。久執謙讓。令大漢之業。不以時成。非所以章顯宗祖功德。建太平之基。爲後世法。帝雖善之。猶未施行。張奐傳

臣天麟曰。自秦焰詩書。殺術士。而三代禮樂。湮沒不存。高皇帝誅項籍。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尙講習舊禮。絃歌之音不絕。此蓋聖人造化。僅存於好學之國者也。而漢初君臣。不能博會名儒。講習先王制作之本。故叔孫通所起朝儀。謂之與秦儀雜就。往往猶祖其尊君卑臣之陋習。而樂家但有制氏徒能紀其鏗鏘鼓舞而已。由是稽古禮文之事。君子歎其多闕焉。賈誼請興禮樂。而文帝謙遜未遑。董仲舒言改制作樂。而武帝征討四夷。未暇留意禮文之事。雖曰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史謂號令文章。煥焉可述。若足以粉飾治平矣。然甘泉實奉泰一之祠。音律或雜鄭衛之聲。以封禪則惑方士之言。以宗廟則遺七廟之制。大典既失。末節何譏。至宣帝時。王吉願與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成帝時。劉向因韃爲古磬之出。請興辟雍。設庠序。隆雅頌之聲。盛揖遜之容。以風化天下。其言皆寢而不行。其後貢禹毀宗廟。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駁駮嚮於正誼。而數罷數復。紛紛不定。先漢禮樂。竟有歎焉。世祖中興。張純定郊廟冠昏之制。東平王創制車服冠冕之儀。

殘缺之餘。賴以正定。建武末年。初建三雍。顯宗卽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威儀旣盛。美矣。然而中和之化未流。禮樂之文未備。識者猶有憾焉。永平三年。始用曹充之言。正名大予樂。而其說乃出於尙書璇璣鈴。肅宗時。曹褒撰次禮制爲百五十篇。而乃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故張酺劾其破亂聖術。竟寢不行。雖曹氏父子溺於時好。而不能守先儒純正之論。要亦上之人實有以啓之也。故嘗謂禮樂之在天下。有君無臣。則不能明制作之本。臣能而君不能。則議論無益於當時。必得大有爲之君。而又有善制作之臣。因治定功成之餘。而宣明中和之化。則禮樂之興。庶乎有日矣。

禮儀

更始將北都洛陽。以光武行司隸校尉。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諸子繡。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徒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本紀

建武初。舊章多闕。張純在朝。歷世明習故事。每有疑議。輒以訪純。自郊廟婚冠喪紀禮儀。多所正定。帝甚重之。張純傳

建武五年。修起太學。稽式古典。籩豆干戚之容。備之於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蛇乎其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卽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冠帶搢紳之人。圓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

計。儒林傳序。

永平二年。時中興三十餘年。東平王蒼以爲天下化平。宜興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東平王傳。

曹褒少篤志。有大度。結髮傳父業。尤好禮事。常感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漢禮儀。晝夜研精。沈吟專思。召拜博士。會肅宗欲制定禮樂。元和二年。下詔曰。河圖稱赤九會昌。十世以光。十一以興。尙書璇璣鈴曰。述堯理世。平制禮樂。放唐之文。予末小子。託於數終。曷以續興。崇宏祖宗。仁濟元元。帝命驗曰。順堯考德。題期立象。且三五步驟。優劣殊軌。況予頑陋。無以克堪。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每見圖書。中心慙焉。褒知帝旨。欲有興作。乃上疏曰。昔者聖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禮作樂。以著功德。功成作樂。化定制禮。所以救世俗。致休祥。爲萬姓獲福於皇天者也。今皇天降祉。嘉瑞並臻。制作之符。甚於言語。宜定文制。著成漢禮。不顯祖宗盛德之美。章下太常。太常巢堪以爲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帝知羣僚拘攣。難與圖始。朝廷禮憲。宜時刊立。明年復下詔曰。朕以不德。膺祖宗宏烈。乃者鸞鳳仍集。麟龍並臻。甘露宵降。嘉穀滋生。赤草之類。紀於史官。朕夙夜祇畏。上無以彰於先功。下無以克稱靈物。漢遭秦餘。禮壞樂崩。且因循故事。未可觀省。有知其說者。各盡所能。褒省詔歎息。謂諸生曰。昔奚斯頌魯。考甫詠殷。夫人臣依義顯君。竭忠彰主。行之美也。當仁不讓。吾何辭哉。遂復上疏。具陳禮樂之本。制改之意。拜褒侍中。從駕南巡。既還。以事下三公。未及奏。詔召玄武司馬班固。問改定禮制之宜。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爲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章和元年正月。

乃詔褒詣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於南宮東觀。盡心集作，褒既受命，乃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以爲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寸簡。其年十二月奏上，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會帝崩，和帝卽位，褒乃作爲章句。帝遂以新禮二篇冠擢，褒監羽林左騎。後太尉張酺尚書張敏等奏，褒擅制漢禮，破亂聖術，宜加刑誅。帝雖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褒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於世。曹褒傳

安帝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騶、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因定漢家禮儀。張衡傳

順帝卽位，尚書令劉光等奏言：孝安皇帝聖德明茂，早棄天下，陛下正統當奉宗廟，而姦臣交讒，遂令陛下龍潛藩國，羣僚遠近，莫不失望。天命有常，北鄉不永，漢德盛明，福祚孔章，近臣建築，左右扶翼，內外同心，稽合神明。陛下踐阼，奉遵鴻緒，爲郊廟主，續祖宗無窮之烈，上當天心，下厭民望，而卽位倉卒，典章多缺，請條案禮儀，分別具奏，制曰：可。紀

獻帝建安二年，時始遷都於許，舊章湮沒，書記罕存，應劭慨然歎息，乃綴集所聞，著漢官禮儀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應劭傳

班固曰：世祖受命，中興撥亂，反正改定京師於土中，卽位三十年，四夷賓服，百姓家給，政教清明，乃營立明堂辟雍，顯宗卽位，躬行其禮。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養三老，五更於辟雍，威儀旣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禮樂未具，羣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尙未設之故也。孔子曰：辟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今叔孫通

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法家又復不傳。漢典寢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又通沒之後。河閒獻王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今學者不能昭見。但推士禮以及天子。說義又頗謬異。故君臣長幼交接之道。寢以不章。前漢禮樂志注云。今謂作志時。

范曄論曰。漢初天下創定。朝制無文。叔孫通頗探經禮。參酌秦法。雖適物觀時。有救崩敝。然先王之容典。蓋多闕矣。是以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懷憤歎息。所不能已也。賁文、宣之遠圖。明懿美而終莫或用。故知自燕而觀。有不盡矣。孝章永言前王。明發興作。專命禮臣。撰定國憲。洋洋乎盛德之事焉。而業絕天算。議黜異端。斯道竟復墜矣。夫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所以咸莖異調。中都殊絕。況物運遷回。情數萬化。制則不能隨其流變。品度未足定其滋章。斯固世主所當損益者也。且樂非夔。襄而新音代起。律謝皋。蘇而制令亟易。修補舊文。獨何猜焉。禮云禮云。曷其然哉。曹褒論。

光武卽位告天

建武元年。光武卽位于鄗。爲壇營於鄗之陽。祭告天地。用元始中郊祭故事。六宗羣神皆從未。以祖配天地。共犢。餘牲尙約。其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睠顧降命。屬秀黎元。爲民父母。秀不敢當。羣下百僚。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篡弑竊位。秀發憤興義兵。破王邑百萬衆於昆陽。誅王郎。銅馬。赤眉。青犢賊。平定天下。海內蒙恩。上當天心。下爲元元所歸。讖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爲天子。秀猶固辭。至於再三。羣下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志。

郊祀

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鄗采。元始中故事。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其外壇上爲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黃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其外爲壇。重營皆紫。以像紫宮。有四通道以爲門。日月在中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別位。不在羣神列中。八陛。陛五十八。醴合四百六十四。醴五帝。陛郭帝七十二。醴合三百六十。醴中營四門。門五十四。神合二百一十六。神外營四門。門百八。神合四百三十。二神皆背營內鄉。中營四門。門封神四。外營四門。門封神四。合三十二神。凡千五百一十四神。營卽壇也。封。封土築也。背中營神五星也。及中宮宿五官神及五嶽之屬也。背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宮星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川之屬也。至七年五月。詔三公曰。漢當郊堯。其與卿大夫博士議。時侍御史杜林上疏。以爲漢起不因緣堯。與殷周異宜。而舊制以高帝配方。軍師在外。且可如元年郊祀故事。上從之。語在林傳。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帝配食。位在中壇上。西面北上。天地。高帝。黃帝各用犢一頭。青帝。赤帝共用犢一頭。白帝。黑帝共用犢一頭。凡用犢六頭。日月北斗共用牛一頭。四營羣神共用牛四頭。凡用牛五頭。凡樂奏青陽。朱明。西皓。玄冥。及雲翹。育命。無中營四門。門用席十八枚。外營四門。門用席三十六枚。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皆莞簟。率一席三神。日月北斗無陛。郭醴。旣送神。饋俎寔於壇南巳地。

臣天麟按。三代祭祀之禮。至秦泯絕無餘。漢興之初。君子固望其復古矣。而考之於史。有可憾者。自高祖因秦四時立黑帝祠。而雍五時之祠始具。至文帝十五年。始行親郊之禮。又用新垣平言。立渭陽五帝廟。亦視郊拜焉。及平以詐誅。乃不復親祠。而使有司以時致禮。其後武帝又立后土祠于汾陰。立泰

一祠於甘泉。於是甘泉泰一、汾陰后土與雍五畤之祠。間歲迭舉。而莫有議其非者。成帝卽位。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奏言。周文武郊於豐鄗。成王郊於維雒邑。天隨王者之居而嚮之。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議者。王商、師丹、翟方進等。亦以爲聖王祭天地必於國郊。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所饗。天子從之。於是始定長安南北郊。建始二年。合祭天地。而甘泉、汾陰五畤。陳寶諸祠皆罷焉。其後惑於禍福。或復或罷。迄於元始。而王莽復奏。宜如建始時。復南北郊祀。而莽又頗改其祭禮。謂周禮祀天地之樂。有別有合。故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於南郊。而以冬夏至。使有司別祀天地於南北郊。平帝雖可其奏。而不及躬行其禮。世祖中興。制兆於洛陽城南。頗采元始故事。凡配食之位。壇營之次。神示之兆。牲犢之數。秩然有序。其亦幾於古矣。然中元之初。又營北郊於雒城之北。而別祀地祇焉。則是天地之祠。復析爲二也。且五嶽四海四瀆名山大川之神。旣已列敘於南郊矣。今北郊又復奉祀。禮煩則亂。事神則難。其斯之謂歟。班固作郊祀志。而備載元始之制。亦可見其不以人廢言也。

封禪

建武三十年。張純等上言。上卽位三十年。宜封禪。曰。自古受命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禪以告成功焉。樂動聲儀。曰。以雅治人。風成於頌。有周之盛。成康之間。郊配封禪。皆可見也。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則封禪之義也。臣伏見陛下。受中興之命。平海內之亂。修復祖宗。撫存萬姓。天下曠然。咸蒙更生。恩德雲行。惠澤雨施。黎元安寧。夷狄慕義。詩云。受天之祜。四方來賀。今攝提之歲。蒼龍甲寅。德在東宮。宜及嘉時。遵唐帝之典。繼孝武之業。以二月。東巡狩。封於岱宗。明中興。勒功勳。復祖統。報天神。禪梁父。祀地祇。傳

祚子孫萬世之基業也。詔曰：卽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何事汙七十二代之編錄？桓公欲封，管仲非之。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兼令屯田，從此羣臣不敢復言。三月，上幸魯，過太山，告太守以上過，故承詔祭泰山及梁父。時虎賁中郎將梁松等議記曰：齊將有事泰山，先有事配林，蓋諸侯之禮也。河嶽視公侯，王者祭焉，宜無卽事之漸，不祭配林。三十二年正月，上齋夜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不慎克用，何益於承？誠善用之，姦僞不萌。感此文，乃詔松等復案索河，雜讖文言九世封禪事者，松等列奏，乃許焉。初，武帝欲求神仙，以扶方者言黃帝由封禪而後仙，於是欲封禪。封禪不常，時人莫知。元封元年，上以方士言作封禪器，以示羣儒，多言不合於古，於是罷諸儒不用。三月，上東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顛，遂東巡海上，求仙人，無所見而還。四月，封泰山，恐所施用非是，乃祕其事。語在漢書郊祀志。上許梁松等奏，乃求元封時封禪故事，議封禪所施用。有司奏當用方石，再累置壇中，皆方五尺，厚一尺，用玉牒書藏方石，牒厚五寸，長尺三寸，廣五寸，有玉檢，又用石檢十枚，列於石傍，東西各三，南北各二，皆長三尺，廣一尺，厚七寸，檢中刻三處，深四寸，方五寸，有蓋，檢用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以爲泥，玉璽一方，寸二分，一枚，方五寸，石四角，又有距石，皆再累，枚長一丈，厚一尺，廣二尺，皆在圓壇上，其下用距石十八枚，皆高三尺，厚一尺，廣二尺，如小碑，環壇立之，去壇三步，距石下皆有石，跗入地四尺，又用石碑，高九尺，廣三尺五寸，厚尺二寸，立壇內，地去壇三丈，以上以刻書，上用石功難，又欲及二月封，故詔松欲因故封石空，檢更加封而已。松上疏爭之，以爲登封之禮，告功皇天，垂後無窮，以爲萬民也。承天之敬，尤宜章明，奉圖書之瑞，尤宜顯著。今因舊封，竄寄玉牒，故石下，恐非重命之義，受

命中興。宜當特異。以明天意。遂使泰山郡及魯趣石工。宜取完青石。無必五色。時以印工不能刻玉牒。欲用漆書之。會求得能刻玉者。遂書書秘。刻方石中。命容玉牒。二月上。至奉高。遣侍御史與蘭臺令史將工。先上山刻石。文曰。維建武三十有二年二月。皇帝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於山川。班于羣神。遂覲東后。從臣太尉熹。行司徒事。特進高密侯禹等。漢賓二王之後。在位。孔子之後。褒成侯序在東后。蕃王十二。咸來助祭。河圖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爲主。河圖會昌符曰。赤帝九世。巡省得中。治平則封。誠合帝道。孔矩則天文靈出。地祇瑞興。帝劉之九。會命岱宗。誠善用之。姦僞不萌。赤漢德興。九世會昌。巡岱皆當。天地扶九。崇經之常。漢大興之道。在九世之王。封于泰山。刻石著紀。禪于梁父。退省考五河圖。合古篇曰。帝劉之秀。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河圖提劉子曰。九世之帝。方明聖。持衡拒九州。平天下。子雒書甄曜度曰。赤三德。昌九世。會修符。合帝際。勉刻封。孝經鉤命決曰。予誰行。赤劉用。帝三建。孝九會。修專茲。竭行封。岱青。河雒命后。經讖所傳。昔在帝堯。聰明密微。遜與舜庶。後裔握機。王莽以舅后之家。三司鼎足。冢宰之權勢。依託周公。霍光輔幼。歸政之義。遂以篡叛。僭號自立。宗廟隳壞。社稷喪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揚。青。三州首亂。兵革橫行。延及荊州。豪傑并兼。百里屯聚。往往僭號。北夷作寇。千里無煙。無雞鳴狗吠之聲。皇天睠顧。皇帝以匹庶受命。中興。年二十八載。興兵起。是以中次誅討。十有餘年。罪人則斯得。黎庶得居爾田。安爾宅。書同文。車同軌。人同倫。舟輿所通。人跡所至。靡不貢職。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設庠序。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贊吏各修職。復于舊典。在位三十有二年。年六十二。乾乾日昃。不敢荒寧。涉危歷險。親巡黎元。恭肅神祇。惠恤耆老。理庶遵古。聰允明恕。皇帝

唯謹河圖。雜書正文。是月辛卯。柴登封泰山。甲午。禪于梁陰。以承靈瑞。以爲兆民永茲一字。垂于後昆。百僚從臣。郡守師尹。咸蒙祉福。永永無極。秦相李斯燔詩書樂崩禮壞。建武元年。已前文書散亡。舊典不具。不能明經文。以章句細微相况。八十一卷。明者爲驗。又其十卷。皆不昭皙。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後有聖人。正失誤。刻石記。二十二日辛卯晨。燎祭天於泰山下。南方羣神皆從。用樂如南郊。諸王王者。後二公孔子。後襲成君。皆助祭位事也。事畢。將升封。或曰。泰山雖已從食於柴祭。今親升告功。宜有禮祭。於是使謁者以一犧牲於常祠泰山處。告祠泰山。如親耕。驅劉先祠先農。先虞故事。至食時。御輦升山。日中後。到山更衣。早晡時。卽位於壇北面。羣臣以次陳後。西上。畢。位升壇。尙書令奉玉牒檢。皇帝以寸二分璽親封之。訖。太常命人發壇上石。尙書令藏玉牒。已復石覆訖。尙書令以五寸印封石檢。事畢。皇帝再拜。羣臣稱萬歲。命人立所刻石碑。乃復道下。二十五日甲午。禪祭地于梁陰。以高后配山川羣神。從如元始中北郊故事。四月己卯。大赦天下。以建武三十二年爲建武中元元年。復博奉高。贏勿出。元年租芻藁。以吉日刻玉牒書。函藏金匱。璽印封之。乙酉。使太尉行事。以特告至高廟。太尉奉匱以告高廟。藏於廟室。西壁石室高主室之下。張純傳及祭祀志。

范曄論曰。嘗聞儒言。三王無文。結繩以治。自五帝始有書契。至于三王。俗化彫文。詐僞漸興。始有印璽。以檢姦萌。然而未有金玉銀銅之器也。自上皇以來。封泰山者。至周七十二代。封者謂封土爲壇。柴祭告天。代興成功也。禮記所謂因名山升中于天者也。易姓則改封者。著一代之始。明不相襲也。繼世之王。巡狩則修封以祭而已。自秦始皇。孝武帝封泰山。本由好仙信方士之言。造爲石檢印封之事也。所聞如此。雖

誠天道難可度知。然其大較猶有本要。天道質誠。約而不費者也。故牲有饋。器用陶匏。殆將無事於檢封之閒。而樂難攻之石也。且唯封爲改代。故曰岱宗。夏康周宣。由廢復興。不聞改封。世祖欲因孝武故封。實繼祖宗之道也。而梁松固爭以爲必改。乃當夫既封之後。未有福而松卒被誅死。雖罪由身。蓋亦誣神之咎也。且帝王所以能大顯于後者。實在其德加于民。不聞其在封矣。祭祀志

臣天麟按。虞書載舜巡狩岱宗。柴望告祭。蓋所以尊天而懷柔百神。初未始有檢玉泥金之事也。後世學禮者失其傳。於是封禪之說興焉。管仲答齊桓公以爲古封禪者七十二家。皆受命然後得封禪。其說旣已不經。至秦皇漢武。夸張治功。爲衒世輝俗之舉。然卒無補於治道。光武中興。初以大義卻羣臣之請。似稍知義禮者。然卒惑於讖緯之文。張純、梁松又從而附會之。固不逃於讖者之譏矣。然武帝始與羣臣議封禪。皆以禮典曠絕。莫知其儀體。乃盡罷諸儒弗用。而率意行之。不過如郊祠太一之禮。及建武親升告功。又特講求元封故事。則知二君雖修舉曠典。而威儀文物。實出於私意之所裁定。未嘗稽合於古聖之典。是以言禮者無取焉。

東漢會要卷四

禮一 吉禮

北郊

光武中元元年。初營北郊。在洛陽城北四里。爲方壇四陛。明年正月辛未。郊別祀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北上。皆在壇上。地理羣神從食。皆在壇下。如元始中故事。中嶽在未。四嶽各如其方。孟辰之地。中營內海。在東。四瀆。河西。濟北。淮東。江南。它山川各如其方。皆在外營內。四陛醊及中外營門。封神如南郊。地祇。高后用犢各一頭。五嶽共牛一頭。海。四瀆共牛一頭。羣神共牛二頭。奏樂亦如南郊。既送神。瘞俎實于壇北。祭祀志

明堂 辟雍 靈臺

光武中元元年。初營明堂、辟雍、靈臺。未用事。明帝卽位。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五帝坐位堂上。各處其方。黃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帝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牲各一犢。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絢履以行事。奏樂如南郊。禮畢。登靈臺。使尙書令持節詔驃騎將軍三公曰。今令月吉日。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以配五帝。禮備法物。樂和八音。詠祉福。舞功德。其班時令。敕羣后。事畢。升靈臺。望元氣。吹時律。觀物變。羣僚藩輔。宗室子孫。衆郡奉計。百蠻貢職。烏桓、濊貊。咸來助祭。單于侍

子骨都侯亦皆陪位。斯固聖祖功德之所致也。朕以闇陋，奉承大業，親執圭璧，恭祀天地，仰惟先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以寧天下，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宏大道，被之八極，而嗣子無成，康之質羣，臣無呂、旦之謀，盥洗進爵，踧踏惟慚，素性頑鄙，臨事益懼，其令天下自殊死已下，皆赦除之，百僚師尹，其勉修厥職，順行時令，敬若昊天，以綏兆人。三月，臨辟雍，初行大射禮。祭祀志及本紀。

永平八年，臨辟雍，養三老五更。

章帝建初三年正月，宗祀明堂，禮畢，登靈臺，望雲物。

元和二年二月，幸泰山，柴告岱宗，進幸奉高，壬申，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本紀詳見雜祭記條。

和帝永元五年，祀五帝于明堂，遂登靈臺，望雲物。

永元十四年，臨辟雍饗射。

順帝陽嘉元年，臨辟雍饗射。

二年十月，行禮辟雍，奏應鍾，始復黃鍾，作樂器，隨月律。

永和元年，宗祀明堂，登靈臺，改元大赦。

漢安元年正月癸巳，宗祀明堂，大赦改元。

靈帝熹平六年十月，帝臨辟雍。並紀。

明堂及靈臺，令各一人掌守明堂，靈臺掌候日月星氣，皆屬太史。百官志。

光武帝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廟于雒陽。四時禘祀。高帝爲太祖。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如舊。餘帝四時春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冬以十月。及臘一歲五祀。三年正月立親廟雒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春陵節侯。時寇賊未夷。方務征伐。祀儀未設。至十九年盜賊討除。戎事差息。於是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言禮爲人後者則爲之子。既事大宗。元帝謂則降其私親。今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春陵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廟尊。不合禮意。昔高帝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爲父立廟。獨羣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典。願下有司。博採其議。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爲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爲南頓君立皇考廟。其上至春陵節侯。羣臣奉祠。以明尊尊之敬。親親之恩。時議有異。不著。上可涉等議。詔曰。以宗廟處所未定。且禘祭高廟。其成哀平且祠祭長安故高廟。其南陽春陵歲時各且因故園廟祭祀。園廟去太守治所遠者。在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惟孝宣帝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于是雒陽高廟。四時加祭。孝宣孝元凡五帝。其西廟成哀平三帝主。四時祭于故高廟東廟。京兆尹侍祠。冠衣車服。如太常祠陵廟之禮。南頓君以上。至節侯。皆就園廟。南頓君稱皇考廟。鉅鹿都尉稱皇祖考廟。鬱林太守稱皇曾祖考廟。節侯稱皇高祖考廟。在所郡縣侍祠。張純傳及祭祀志

光武皇帝崩。明帝卽位。以光武帝撥亂中興。更爲起廟。號曰世祖廟。以元帝于光武爲穆。故雖非宗不毀也。後遂爲常。祭祀志

明帝永平三年十月。烝祭光武廟。初奏文始五行武德之舞。詳見樂類

明帝臨終遺詔遵儉無起寢廟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志云光武廟更衣孝章即位有司奏言孝明皇帝聖

德淳茂功烈光于四海仁風行于千載而深執謙謙無起寢廟掃地而祭除日祀之法省送終之禮遂藏

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別室臣以為更衣在中門之外處所殊別宜尊廟曰顯宗其四時禘祫于光武之堂

閒祀悉還更衣共進武德之舞如孝文皇帝祫祭高廟故事制曰可紀

章帝臨崩遺詔無起寢廟廟如先帝故事和帝即位不敢違上尊號曰肅宗後帝承遵皆藏主于世祖廟

積多無別是後顯宗但為陵寢之號永元中和帝追尊其母梁貴人曰恭懷皇后陵以竇后配食章帝恭

懷皇后別就陵寢祭之初有司奏言孝章皇帝崇宏鴻業德化普洽垂意黎民留念稼穡文加殊俗武暢

方表戒惟人面無思不服巍巍蕩蕩莫與比隆周頌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請上尊廟曰肅宗共進武德

之舞制曰可本紀及祭志

和帝崩廟號穆宗本紀

殤帝生三百餘日而崩鄧太后以尙嬰孩故不列于廟就陵寢祭之而已祭志

安帝以清河孝王子即位建光元年追尊其祖母宋貴人曰敬隱后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寢祭太常領如

西陵追尊父清河孝王曰孝德皇母曰孝德后清河嗣王奉祭而已祭志

安帝以讒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以自建武以來無毀者故遂常祭因其陵寢之號而稱

恭宗祭志

順帝即位追尊其母曰恭愍后陵曰恭北陵就陵寢祭如敬北陵祭志

順帝崩。有司奏言。孝順皇帝宏秉聖哲。龍興統業。稽乾則古。欽奉鴻烈。寬裕晏晏。宣恩以極。躬自菲薄。以崇元默。遺詔貽約。顧念萬國。衣無製新。玩好不飾。塋陵損狹。不起寢廟。遵履前制。敬敕慎終。有始有卒。孝經曰。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臣請上尊號曰敬宗廟。天子世世獻奉藏主。祫祭。進武德之舞。如祖宗故事。露布奏可。東觀書。

沖帝、質帝皆少崩。梁太后以殤帝故事。就陵寢祭。凡祠廟訖。三公分祭之。祭祀志。

桓帝以河間孝王孫蠡吾侯卽位。亦追尊祖考。王國奉祀。八王傳。

桓帝崩。上尊號曰威宗。無嗣。靈帝以河間孝王曾孫解瀆侯卽位。亦追尊祖考。祭祀志。

靈帝時。京都四時所祭。高廟五主。世祖廟七主。少帝三陵。追尊后三陵。凡牲用十八太牢。皆有副俸。故高

廟三主。親毀之後。亦但般祭之歲奉祠。決疑要注曰。毀廟主藏廟外戶之外。西牖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函中有

祭之。二世爲壇。三世爲壇。四世爲鬼。祫乃祭之。有禱亦祭之。並志。

初平中。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爲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毀之。四時所祭。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帝。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爲也。說者以古宗廟前廟後寢。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也。月令。先薦寢廟。詩。寢廟奕奕。言相通也。廟以藏主。以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秦始出寢。起于墓側。漢因不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

祭祀志。

梁太后臨朝。以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順帝下。太常馬訪奏宜如詔書。諫議大夫呂勃以爲應依昭穆之序。先殤帝。後順帝。詔下公卿。大鴻臚周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公于閔上。孔子譏之。書曰。有事于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爲萬世法也。今殤帝在先。于秩爲父。順帝在後。于親爲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呂勃議是也。太后從之。遂下詔曰。孝殤皇帝雖不永休祚。而卽位踰年。君臣禮成。孝安皇帝承襲統業。而前世遂令恭陵在康陵上。先後相踰。失其次序。非所以奉宗廟之重。垂無窮之制。昔定公追正順祀。春秋善之。其令恭陵次康陵。憲陵次恭陵。以序親秩。爲萬世法。周舉傳及本紀。

獻帝元初二年。有司奏議宗廟迭毀。左中郎將蔡邕議曰。漢承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卽世。輒立一廟。不止于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毀。孝元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禹。始建大議。請依典禮。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爲宗。不毀。孝宣尊崇孝武。廟稱世宗。中正大臣。夏侯勝。猶執異議。不應爲宗。至孝成皇帝。議猶不定。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據經傳義處。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據正重順。不敢私其君父。如此其至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皇帝政參文宣。廟稱顯宗。孝章皇帝至孝。烝烝仁恩。博大。廟稱肅宗。比方前世。得禮之宜。自此以下。政事多釁。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臣下懦弱。莫敢執夏侯之直。今聖朝遵古復禮。以求厥中。誠合事宜。孝元皇帝世在第八。光武皇帝世在第九。故以元帝爲考廟。尊而奉之。孝明遵述。亦不敢毀。孝和以下。穆宗。威宗之號。皆宜省去。五年而再殷祭。祫食于太祖。以遵先典。議遂施行。袁紀及志注。

臣天麟按。古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其制則外爲都宮。太祖在北。三昭三穆。以次而南。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五廟而迭毀。親親之殺。示有終也。西都草創。禮制缺略。諸帝之廟。各自居陵旁立之。其都宮之制。昭穆之位。不復如古。然猶不失獨尊一廟之尊也。郡國之立祖宗廟。京師之立原廟。雖背經違古。然猶幸罷廢於中世之後也。元帝時。貢禹建迭毀之議。韋元成。匡衡。劉歆等。考據明白。本末具在。世祖中興。固望其一正典禮。以合先王七廟之制。考之于史。建武所立親廟四。言者首議其非。永平所立世祖廟。又與高廟異處。無復昭穆之序。明帝臨終。遺詔藏主于光烈皇帝更衣別室。章帝而下。莫敢或違。徒務爲抑損之私。而不知禮義之正。末年遂至高廟五主。世祖廟七主。其瀆亂不經。未有如是之甚者。噫。東都儒行。如張純。朱浮。曹褒。鄭玄之儔。皆號稱明習典禮。何獨不能復古人七廟之制。魏晉循之。遂不能革。而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矣。惜哉。

禘祫

建武十八年。光武幸長安。詔太常行禘禮于高廟。序昭穆。父爲昭。南向。子爲穆。北向。二十六年。有詔問張純。禘祫之禮。不施行幾年。宜據經典。詳爲其制。純奏禮。三年一禘。五年一祫。春秋傳曰。大禘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太祖。五年再殷祭。漢舊制。三年一禘。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爲禘祭。又建武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三年一禘。五年一祫。父爲昭。南向。子爲穆。北向。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

禘之爲言諦。諦。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春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冬十月。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于茲八年。謂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上難復立廟。遂以合祭高廟爲常。後以三年冬。禘五年夏。禘之時。但就陳祭毀廟主而已。謂之殷。太祖東面。惠文武元帝爲昭。景宣帝爲穆。惠。昭三帝。非殷祭時不祭。自是禘禘遂定。志及張純傳

章帝建初七年八月。飲酎高廟。禘祭光武皇帝。孝明皇帝甲辰。詔書云。祖考來格。明哲之祀。予末小子。質又菲薄。仰惟先帝。烝烝之情。前修禘祭。以盡孝敬。朕得識昭穆之序。寄遠祖之思。今年大禮復舉。加以先帝之坐。悲傷感懷。樂以迎來。哀以送往。雖祭亡如在。而虛空不知所裁。庶或饗之。豈亡克謹。肅雍之臣。辟公之相。皆助朕之依依。今賜公錢四十萬。卿半之。及百官執事各有差。紀

東漢會要卷五

禮三吉禮

社稷五祀

建武二年立大社稷于雒陽。在宗廟之右。方壇無屋。有牆門而已。二月八日及臘一歲三祠。皆太牢具。使有司祠。孝經援神契曰。社者土地之主也。稷者五穀之長也。禮記及國語皆謂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爲后土官。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植百穀。蔬自夏以上祀以爲稷。至殷以柱久遠。而堯時棄爲后稷。亦植百穀。故廢柱祀。棄爲稷。大司農鄭玄說。古者官有大功。則配食其神。故句龍配食于社。棄配食于稷。郡縣置社稷。太守令長侍祠。牲用羊豕。唯州所治有社無稷。以其使官。古者師行平有載社主。不載稷也。國家亦有五祀之祭。有司掌之。其禮簡于社稷云。志注云。五祀。門。戶。井。竈。中霤也。

靈星

漢興八年。有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祀。于是高帝令天下立靈星祠。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舊說星謂天田星也。一曰龍左角爲天田官。主穀。祀用壬辰位祠之。壬爲水。辰爲龍。就其類也。牲用太牢。縣邑令長侍祠。舞者用童男十六人。舞者象教田。初爲芟除。次耕種。芸耨。驅爵。及穫刈。春籩之形。象其功也。志。古今注曰。元和三年。初爲郡國立稷及祠社靈星禮器。

六宗

安帝元初六年。以尙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宗。以元始故事。謂六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公風伯山澤者爲非。是三月庚辰初更立六宗。祀于雒陽西北戌亥之地。禮比太社也。志

范曄論曰。言天地者。莫大于易。易無六宗在中之象。若信爲天地四方所宗。是至大也。而比太社。又爲失所。難以爲誠矣。按光武紀注云。平帝元始中。謂六宗爲易六子之氣。水。火。雷。風。山。澤也。光武中興。遵而不改。至安帝即位。初改爲天地四方之宗。

祠孔子

建武五年十月。光武幸魯。使大司空祠孔子。紀

明帝永平二年。養三老五更于辟雍。郡縣行鄉飲酒禮于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志

十五年三月。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紀

章帝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人。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語。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于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

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于光榮。非所敢承。帝笑曰。非聖者子

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褭成侯。損及孔氏男女錢帛。孔僖傳

安帝延光三年。幸泰山。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于闕里。自魯相令丞尉及孔氏親屬婦女諸生悉會。賜饗

成侯以下帛。各有差。紀

肅宗賜東平于蒼書曰。今魯國孔子廟尙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先靈遠也。東平王傳。西征詔曰。魯人藏孔子所乘車于廟中。是顏路所請者也。獻帝時。遇火燒之。

鍾雖意爲魯相。出私錢付戶曹孔詵。修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甕。孔詵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不敢發。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垂示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卽召伯問。果服焉。鍾離意傳。

臣天麟按。文王世子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先聖先師。秋冬亦如之。又曰。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既。釁器用幣。然後釋菜。則知古人建立學校。未嘗不以祀禮爲先也。高皇帝雖在倥偬。猶能修其祠于過魯之日。武帝與太學。而獨未聞釋奠之禮焉。明帝行鄉飲于學校。祀聖師周公。孔子。初似未知所以。獨崇宣聖之意。至永平十五年。幸孔子宅。祠仲尼。章帝。安帝皆幸闕里。祠孔子。作六代之樂。則所以崇文重道者至矣。使當時儒士之臣。能以古人釋奠之禮而推廣之。則又何以加焉。

高禱

仲春之月。立高禱祠于城南。祀以犧牲。禮儀志。盧植云。玄鳥至時。陰陽中。萬物生。于是以三牲請于於高禱。神明。居明顯之處。故謂之高。因求子。故謂之禱。以古者有媒氏之官。因以爲。

飲酎

八月飲酎。禮儀志。

章帝建初七年八月飲酎高廟紀

丁孚漢儀曰酎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酎酒因令諸侯助祭貢金禮儀志注

雜祭祀

仲秋之月祀老人星于國都南郊老人廟季秋之月祠星于城南壇心星廟禮儀志

明帝永平二年十一月遣使者以中牢祠蕭何霍光帝謁陵園過式其墓紀

六年十月行幸魯祠東海恭王陵紀

十二月還幸陽城遣使者祠中岳紀

十年幸南陽祠章陵日北至又祠舊宅紀

十五年幸魯祠東海恭王陵至定陶祠定陶恭王陵紀

章帝即位元和二年詔曰山川百神應祀者未盡其議增修羣祀宜享祀者二月上東巡狩將至泰山道

使使者奉一太牢祀帝堯于濟陰成陽靈臺上至泰山修武武山南壇兆辛未柴祭天地羣神如故事壬

申宗祀五帝于孝武所作汶上明堂光武帝配如雒陽明堂祀癸酉更告祠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顯

宗於明堂各一太牢卒事遂覲東后饗賜王侯羣臣因行郡國幸魯祠東海恭王及孔子七十二弟子四

月還京都庚申告至祠高廟世祖各一特牛又為靈臺十二門作詩各以其月奏之和帝無所增改紀

殤帝延平元年四月詔罷祀官不在祀典者本紀注云東觀記曰鄧太后性不好淫祀

安帝延光三年上東巡狩至泰山柴祭及祠汶上明堂如元和三年故事順帝即位修奉常祀志

桓帝卽位十八年。好神仙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陳國苦縣祠老子。九年。親祠老子於濯龍。文闕爲壇。飾淳金鉞器。設華蓋之座。用郊天樂也。志

延熹八年四月丁巳。壞郡國諸房祀。本紀·袁紀云。壞諸淫祀。

縣邑常以乙未日祠先農于乙地。以丙戌日祠風伯于戊地。己丑日祠雨師于丑地。用羊豕。志

范曄論曰。臧文仲祀爰居。而孔子以爲不知。漢書郊祀志著自秦以來。訖于王莽。典祀或有未修。而爰居之類衆焉。世祖中興。蠲除非常。修復舊祀。方之前事。邈殊矣。

齋

凡齋。天地七日。宗廟山川五日。小祠三日。齋日內有汙染。解齋。副倅行禮。先齋一日有汙穢災變。齋祀如儀。大喪唯天郊越紼而齋。地以下皆百日。後乃齋。如故事。禮儀志

夕牲

正月天郊夕牲。晝漏未盡十八刻。初納。夜漏未盡八刻。初納。進熟獻。太祝送。旋皆就燎位。宰祝舉火。燔柴。火然。天子再拜興。有司告事畢也。明堂五郊宗廟太社稷六宗夕牲。皆以晝漏十四刻。初納。夜漏未盡七刻。初納。進熟獻。送神還。有司告事畢。六宗燔燎火大然。有司告事畢。禮儀志

迎氣

迎時氣。五郊之兆。自永平中。以禮讖及月令。有五郊迎氣服色。因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雒陽四方中。兆在未壇。皆三尺階無等。立春之日。迎春于東郊。祭青帝句芒。車旗服飾皆青。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

及因賜文官太傅、司徒以下、繡各有差。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車旗服飾皆赤。歌朱明，八佾舞雲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于中兆，祭黃帝后土，車旗服飾皆黃。歌帝臨，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祭白帝蓐收，車旗服飾皆白。歌西皓，八佾舞育命之舞。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祭黑帝玄冥，車旗服飾皆黑。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舞。按本紀：永平二年始迎氣于五郊。祭祀志。

立春

立春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師百官皆衣青衣，郡國縣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幘，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門外，以示兆民。至立夏，惟武官不立春之日，下寬大書曰：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慎微，動作從之，罪非殊死，且勿案驗，皆須麥秋，退貪殘，進柔良，下當用者，如故事。禮儀志。

縣邑常以立春之日，皆青幡幘，迎春于東郭外，令一童男冒青巾，衣青衣，先在東郭外野中迎春。至者自野中出，則迎者拜之而還，弗祭。三時不迎。祭祀志。

立夏

立夏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赤，至季夏，衣黃，郊其禮祠特祭竈。

夏至

日夏至，禁舉大火，止炭鼓鑄，消石冶皆絕止。至立秋如故事。是日浚井，改水。日冬至，鑽燧改火云。

黃郊

先立秋十八日，郊黃帝。是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黃，至立秋，迎氣于黃郊，奏黃鍾之宮，歌帝臨。

冕而執干戚舞雲翹育命所以養時訓也。

立秋

立秋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白。施阜領緣中衣。迎氣于白郊。禮畢。皆衣絳。至立冬。

立冬

立冬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阜。迎氣于黑郊。禮畢。皆衣絳。至冬至絕事。

冬至

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靜體。百官絕事不聽政。擇吉辰而後省事。絕事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絳。至立春。諸王時變服執事者。先後其時。皆一日。日冬至。夏至。陰陽晷景長短之極。微氣之所生也。故使八能之士八人。或吹黃鍾之律。閒竽。或撞黃鍾之鐘。或度晷景。權水輕重。水一升冬重十三兩。或擊黃鍾之磬。或鼓黃鍾之瑟。軫間九尺二十五弦。宮處于中。左右爲商。徵角。羽。或擊黃鍾之鼓。先之三日。太史謁之。至日。夏時四孟。冬則四仲。其氣至焉。先氣至五刻。太史令與八能之士。卽坐于端門左塾。大予具樂器。夏赤冬黑。列前殿之前。西上。鍾爲端。守宮設席于器南。北面東上。正德席鼓南。西面。令晷儀東北三刻。中黃門持兵引太史令八能之士入。自端門就位。二刻。侍中尙書御史謁者皆陛。一刻。乘輿親御臨軒。安體靜居以聽之。太史令前當軒溜。北面跪。舉手曰。八能之士以備。請行事。制曰。可。太史令稽首曰。諾。起立少退。顧令正德曰。可行事。正德曰。諾。皆旋復位。正德立命八能士曰。以次行事。閒音以竽。八能曰。諾。五音各三十爲闋。正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並作。二十五闋皆音以竽。訖。正德曰。八能士各言事。八能士各書。

板言事。文曰：臣某言。今月若干日甲乙日冬至。黃鍾之音調。君道得。孝道喪。商臣角民。徵事。羽物各一板。否則召太史令各板書。封以阜囊。送西陛。跪授尙書。施當軒北面。稽首拜上封事。尙書授侍中常侍。迎受報聞。以小黃門幡麾節度。太史令前白禮畢。制曰：可。太史令前稽首曰：諾。太史令八能士詣太官受賜。陞者以次罷。日夏至禮亦如之。

合朔

每月朔旦。太史上其月歷。有司侍郎尙書見讀其令。奉行其政。朔前後各二日。皆牽羊酒至社下以祭。日有變。割羊以祠社。用救日。日變。執事者冠長冠。衣阜單衣。絳領袖緣中衣。絳袴。絳以行禮。如故事。

五供

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並禮儀志

親耕

正月始耕。晝漏上水。初納執事。告祠先農。已享。耕時。有司請行事。就耕位。天子三公九卿諸侯百官。以次耕。力田種。各饒訖。有司告事畢。是月令曰：郡國守相皆勸民始耕。如儀。志

漢舊儀曰：春始耕于藉田。官祠先農。先農卽神農。炎帝也。祠以一太牢。百官皆從。大賜三輔二百里。孝弟力田三老。帛種百穀萬斛。爲立藉田倉。置令丞。穀皆以給。祭天地宗廟羣神之祀。以爲粢盛。皇帝躬秉耒

而耕。賀循曰：所種之穀。黍稷種。種。志注

農祥晨正。土膏脈起。乘鸞輅而駕蒼龍。介馭閒之剡耜。躬三推于天田。修帝藉于千畝。供禘郊之粢盛。以

致思于勤已。兆人勸于疆場。咸懋力以耘耔。東京賦
明帝永平四年二月。詔曰。朕親耕藉田。以祈農事。

十三年二月。帝耕于藉田。禮畢。賜觀者食。

十五年二月。帝耕于下邳。

章帝元和三年。帝耕于懷。並紀

順帝即位以後。不行藉田之禮。黃瓊以國之大典。不宜久廢。上疏奏曰。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之禮。親藉田之勤。以先羣萌。率勸農功。昔周宣王不藉千畝。號文公以爲大譏。卒有姜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竊見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虔肅以應天。順時奉元。懷柔百神。朝夕觸塵埃于道路。書寡聆庶政。以卹人。雖詩詠成湯之不息。追書美文王之不暇食。誠不能加。今廟祀適闕。而祈穀絜齊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動聖躬。以爲親耕之禮。可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藉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卽齊宮饗醴。載耒誠重之也。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寒涼尙結。迎春東郊。旣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以逆和氣。以致時風。易曰。君子自強不息。斯其道也。書奏。帝從之。黃瓊傳

獻帝興平元年。帝耕于藉田。紀

親蠶

三月。皇后帥公卿諸侯夫人。蠶祠先蠶。以少牢。漢舊儀曰。春桑生。而皇后親桑于苑中。于蠶室養蠶千薄。

以上。祠以中牢羊豕。今蠶神曰菀窳婦人、寓氏公主。凡二神。羣臣妾從桑還。獻于繭觀。皆賜從桑者絲。皇后自行。凡蠶絲絮織室。以作祭服。祭服者冕服也。天地宗廟羣神五時之服。其皇帝得。以作縷縫衣。得。以作中絮而已。置蠶官。令丞。諸天下官。皆詣蠶室。亦婦人從事。故舊有東西織室作法。志并注。

丁孚漢儀曰。皇后出。乘鸞輅。青羽蓋。駕駟馬。龍旂九旒。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前鸞旂。車皮軒闔戟。雒陽令奉引。亦千乘萬騎。車府令設鹵簿。駕公卿。五營校尉。司隸校尉。河南尹妻。皆乘其官車。帶夫本官綬。其從官屬導從。皇后置虎賁羽林騎。戎頭黃門鼓吹。五帝車女騎夾轂。執法御史在前後。亦有金鉦黃鉞。五將導桑于蠶宮。手三盆于繭館。畢。還宮。月令曰。禁婦人無觀。按谷永對稱。四月壬子。皇后蠶桑之日也。則漢桑亦用四月。志注。

祓禊

三月上巳。官民皆絜于東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爲大絜。絜者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絜之矣。謂之禊也。

請雨

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上雨澤若少。府郡縣各埽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求雨。閉諸陽衣。阜興土龍。立土人。舞僮二佾。七日一變如故事。反拘朱索。社代朱鼓。禱賽以少牢如禮。

桃印

仲夏之月。萬物方盛。日夏至。陰氣萌作。恐物不楙。其禮以朱索連葦菜。彌牟朴蠶。鍾以桃印。長六寸。方三

寸五色書文如法。以施門戶。代以所尙爲飾。夏后氏金行。作葦菱。言氣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謹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爲更。言氣相更也。漢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爲門戶飾。以難止惡氣。並志

驅劉

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于郊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牲以鹿麋。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駟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齋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驅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禮儀志

又祭祀志云。立秋之日。使謁者以一特牲祭先虞於壇。有事。天子入圉。射牲以祭宗廟。名曰驅劉。

臘祖

季冬之月。星迴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大享臘。儀禮志

陳寵王莽時與三子悉解官歸鄉里。猶用漢家祖臘。漢火行。火盛于午。故以午日爲祖。火衰于戌。故以戌日爲臘也。

人問其故。曰。我先人

豈知王氏臘乎。陳寵傳

何敞曰。今賞賚過度。臘賜自郎官以上。公卿王侯以下。至于空竭帑藏。損耗國資。

何敞傳注云。臘賜大將軍三公錢各二十萬。牛肉二

百斤。粳米二百斛。特進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三萬。侍中將大夫各二萬。千石六百石各七千。虎賁羽林郎二人共三千。以爲祀門戶直。見漢官儀也。

馬防私贍三輔衣冠。臘日遺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第五倫傳

荀彧卒。獻帝哀惜之。祖日爲廢燕樂。謂祭祖神之日。因爲燕樂也。共工氏之子好遠遊。祀以爲祖。漢以午日祖。荀彧傳

大儺

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爲儺子。皆赤幘。皁製。執大毬。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於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尙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陸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儺子備請逐疫。于是中黃門倡。儺子和曰。甲作食殍。肺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爲糧。因作方相與十二獸舞。嚙乎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門外。騶騎傳炬出宮司馬闕門。門外五營騎士傳火棄雒水中。百官官府各以禾面獸能爲儺人師。訖設桃梗鬱儡葦茛畢。執事陞者罷。葦戟桃杖以賜公卿將軍特侯諸侯云。禮儀志

卒歲大儺。驅除羣癘。方相秉鉞。巫覡操蒟。音刈儺子萬童。丹首玄造。桃弧棘矢。所發無臬。音刈飛礮雨散。剛揮以斃。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于四裔。然後凌天池。絕飛梁。捐螭魅。斬犄狂。斬痿蛇。腦方良。囚耕父于清冷。溺女魃于神潢。殘夔魑與罔象。殪野仲而殲游光。八靈爲之震懼。況魑蠱與畢方。度朔作梗。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對操索葦。目察區陬。司執遺鬼。京室謚清罔有不踴。東京賦

安帝永初三年。竇太后以陰陽不和。詔減逐疫儺子之半。后紀

土牛

十二月出土牛六頭于國都郡縣城外丑地。以送大寒。志

東漢會要卷六

禮四 嘉禮

行幸

光武中元元年行幸長安。紀書行幸不一略舉爲例。

肅宗元和三年行東巡狩。東平王傳。

臣天麟按前書文紀注云天子車駕所至臣民以爲僥倖此但釋幸之義而未釋行之義也蓋兩漢謂天子乘輿爲行故高紀云行如雒陽至自雒陽如此類甚多至范史猶聞言行幸東平王傳亦云行東巡狩禮儀志云諸行出入皆鳴鍾作樂蓋謂天子出入也而注家妄引春秋釋彘以爲郡守行大夫禮樂其誤甚矣。

漢祀令曰天子行有所之出河沈用白馬珪璧各一衣以繒緹五尺祠用脯二束酒六升鹽一升涉渭灑涇洛它名水如此者沈圭璧各一律在所給祠具及行沈祠它川水先驅投石少府給圭璧不滿百里者不沈。祭祀志注。

桓帝元嘉元年四月己丑上微服幸河南尹梁不疑府是日天大風尙書楊秉諫曰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郊廟鸞旗不駕未有私從意志日般遊諸臣之家降亂尊卑等威無別宿衛守

空宮。璽紱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上負先帝。下悔靡及。臣以薄學。充在勸講。敢陳其愚。

袁紀按楊秉

傳作幸梁胤家。

巡狩

世祖建武十七年四月乙卯。南巡狩。皇太子及右翊公輔、楚公英、東海公陽、濟南公康、東平公蒼從。幸潁

川。進幸葉、章陵。五月己卯。車駕還宮。

本紀下同。

十八年二月甲寅。西巡狩。幸長安。三月壬午。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歷馮翊界。進幸蒲坂。祠后土。夏四月甲戌。車駕還宮。

十九年九月。南巡狩。壬申。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人。復南頓田租歲。父老前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每來輒加厚恩。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人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進幸淮陽。二十年二月戊子。車駕還宮。

二十年十月。東巡狩。甲午。幸魯。進幸東海、楚、沛國。十二月壬寅。車駕還宮。

三十年二月。東巡狩。甲子。進幸魯。進幸濟南。閏月癸丑。車駕還宮。

中元元年正月丁卯。東巡狩。二月己卯。幸魯。進幸太山。北海王興、齊王石朝于東嶽。辛卯。柴望岱宗。登封

太山。甲午。禪于梁父。四月癸酉。車駕還宮。

明帝永平二年十月甲子。西巡狩。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歷覽館邑。會郡縣吏。勞賜作樂。十一月

癸卯。車駕還宮。

十年閏月甲午南巡狩幸南陽祠章陵日北至又祠舊宅禮畢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篋和之以娛嘉賓還幸南頓勞饗三老官屬十二月甲午車駕還宮

十五年二月庚子東巡狩辛丑幸偃師進幸彭城還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又幸東平辛卯進幸大梁至定陶四月庚子車駕還宮

章帝建初七年十月西巡狩幸長安丙辰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進幸槐里又幸長平御池陽宮東至高陵造舟于涇而還每所到幸輒會郡縣吏人勞賜作樂十一月詔勞賜河東守令掾以下十二月丁亥車駕還宮

元和元年八月丁酉南巡狩詔所經道上郡縣無得設備時命司空自將徒支柱橋梁有遣使奉迎探知起居二千石當坐其賜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十一月己丑車駕還宮賜從者各有差

二年正月丙辰東巡狩幸泰山柴告岱宗進幸奉高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幸魯祠孔子于闕里四月乙卯車駕還宮

元和中肅宗始修古禮巡狩方岳崔駟上四狩頌以稱漢德

本傳

三年正月丙申北巡狩二月壬寅告常山諸郡太守相曰朕惟巡狩之制以宣聲教考同遐邇解釋結冤也今四國無政不用其良駕言出游欲親知其劇易前祠園陵遂望祀華霍東柴岱宗爲人祈福今將禮常山遂徂北土升踐隄防諮訪耆老肥田尙多以賦貧民進幸中山祠北嶽幸元氏祠光武顯宗于縣舍三月辛卯車駕還宮賜從行者各有差

章和元年八月癸酉南巡狩。戊子幸梁。乙未幸沛。九月庚子幸彭城。辛亥壽春。十月丙子車駕還宮。和帝永元十五年九月壬午南巡狩。賜所過二千石長吏以下三老官屬及民百年者錢布各有差。幸章陵祠舊宅。十一月甲申車駕還宮。

安帝延光三年二月丙子東巡狩。辛卯幸泰山。柴告岱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幸東平。東郡。歷魏郡。河內。壬戌車駕還京師。並紀

朝會

每月朔歲首爲大朝。受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及贊。公侯璧中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雁四百石。以下雉。百官賀。正月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舉觴御坐前。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之。樂百官受賜宴享。大作樂。其每朔。唯十月旦。從故事者。高祖定秦之月。元年歲首也。注。胡廣曰。舊儀。公卿。後復以六月盛暑省之。

頻。故省。唯六月十月朔朝。

癸。每月常朝先帝。以其

蔡質漢儀曰。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各陪朝賀。蠻貊胡羌朝貢畢。見屬郡計吏。皆陛觀。庭燎。宗室諸劉雜會。萬人以上。立西面。位定。公納薦。太官賜食酒。西入東出。既定。上壽。計吏中庭北面立。太官上食。賜羣臣酒食。貢事御史四人。執法殿下。虎賁羽林弧弓。撮矢。陛戟左右。戎頭偃脛。啓前向後。左右中郎將住東西。羽林虎賁將住東北。五官將住中央。悉坐就賜。作九賓徹樂。舍利從西方來。戲于庭。極乃畢。入殿前。激水化爲比目魚。跳躍嗽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長八丈。出水遊戲于庭。炫耀日光。以兩大絲繩係兩柱中頭。間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于繩上。對面道逢。切屑不傾。又蹋局。屈身藏形于

斗中鐘磬並作樂畢。作魚龍曼延。小黃門吹三通。謁者引公卿羣臣以次拜。微行出罷。卑官在前。尊官在後。德陽殿周旋容萬人。陛高二丈。皆文石作壇。激沼水于殿下。畫屋朱梁。玉階金柱。刻鏤作宮掖之好。廊以青翡翠一柱三帶。韜以赤緹。天子正旦節會朝百僚于此。自到偃師。去宮四十三里。望朱雀五闕。德陽其上。鬱律與天連。雒陽宮閣傳云。德陽宮殿南北行七丈。東西行三十七丈四尺。志注

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綏百蠻。爾乃盛禮興樂。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僚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于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太牢饗。班固東都賦

安帝永初四年。以年饑。正月元日會徹樂。不陳充庭車。本紀注云。每大朝會。必陳乘輿法物車輦于庭。以年饑故不陳。

上尊號

建武元年。諸將議上尊號。馬武先進曰。天下無主。如有聖人承敝而起。雖仲尼爲相。孫子爲將。猶恐無能有益。反水不收。後悔無及。大王雖執謙退。奈宗廟社稷何。宜且還薊。卽尊位。乃議征伐。今此誰賊。而馳騖擊之乎。光武驚曰。何將軍出是言。可斬也。武曰。諸將盡然。光武使出曉之。乃引軍還至薊。夏四月。公孫述自稱天子。光武從薊還。過范陽。命收葬吏士。至中山。諸將復上奏曰。漢遭王莽。宗廟廢絕。豪傑憤怨。兆人塗炭。王與伯升首舉義兵。更始因其資。以據帝位。而不能奉承大統。敗亂綱紀。盜賊日多。羣生危蹙。大王初征昆陽。王莽自潰。後拔邯鄲。北州弭定。參分天下。而有其二。跨州據土。帶甲百萬。言武力則莫之敢抗。論文德則無所與辭。臣聞帝王不可以久曠。天命不可以謙拒。惟大王以社稷爲計。萬姓爲心。光武又不

聽行到南平。棘諸將復固請之。光武曰。寇賊未平。四面受敵。何遽欲正號位乎。諸將且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于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其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業即定。天人亦應。而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爲久自苦也。大衆一散。難可復合。時不可留。衆不可逆。純言甚誠切。光武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羣臣因復奏曰。受命之符。人應爲大。萬里合信。不議同情。周之白魚。曷足比焉。今上無天子。海內淆亂。符瑞之應。昭然著聞。宜答天神。以塞羣望。光武於是命有司設壇場于鄗南千秋亭。五成陌。六月己未。卽皇帝位。燔燎告天。禋于六宗。望于羣神。其祝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顧降命。屬秀黎元。爲人父母。秀不敢當。羣下百辟。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篡位。秀發憤興兵。破王尋。王邑于昆陽。誅王郎。銅馬于河北。平定天下。海內蒙恩。上當天地之心。下爲元元所歸。識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爲天子。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三。羣下僉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于是建元爲建武。大赦天下。紀

上壽

明帝永平十年。儋耳降附。富平侯張奮來朝。上壽。引見宣平殿。張奮傳

十七年夏五月。公卿百官以帝威德懷遠。神物顯應。乃並集朝堂。奉觴上壽。制曰。天生神物。以應王者。遠人慕化。實由有德。朕以虛薄。何以享斯。唯高祖光武聖德所被。不敢有辭。其敬舉觴。明帝紀

拜皇太子

拜皇太子之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皇太子當御坐殿下北面。司空當太子西北。東面立。讀策書畢。中常侍持皇太子璽綬。東向授太子。太子再拜三稽首。謁者贊皇太子臣某。中謁者稱制曰。可。三公升階上殿。賀壽萬歲。因大赦天下。供賜禮畢。罷。禮儀志。

拜諸侯王公

拜諸侯王公之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光祿勳前。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以某爲某。讀策書畢。謁者稱臣某再拜。尙書郎以璽印綬付侍御史。侍御史前東面立。授璽印綬。王公再拜頓首三下。贊謁者曰。某王臣某新封某公某初謝。中謁者報謹謝。贊者立曰。謝皇帝爲公興皆冠謝。起就位。供賜禮畢。罷。

養老

顯宗永平二年三月。紀作十月。上始帥羣臣養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之禮。郡縣道行鄉飲酒于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于是七郊禮樂三雍之義備矣。養三老五更之儀。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者高者一人爲老。次一人爲更。皆服都紵大袍。單衣。阜緣領袖中衣。冠進賢。扶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齋于太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祝饗在前。祝饗在後。五更南面。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恩。以見禮遇大尊顯故也。禮儀志。

中元元年。初建三雍。顯宗卽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乃下詔曰。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閒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居輓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酌。祝哽在前。祝嘏在後。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修。萬舞於庭。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已。永念慚疚。無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尙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者。蓋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儒林傳及帝紀

永平八年十月丙子。臨辟雍。養三老五更。紀。宋均曰。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見禮儀志注。

安帝以魯丕、李充爲三老。通典

楊統位至光祿大夫。爲國三老。楊厚傳

靈帝以袁逢爲三老。賜以玉杖。玉杖長九尺。端以鳩爲飾。鳩者不咽之鳥。欲老人之不咽也。

譙周曰。漢中興定禮儀。羣臣欲令三老答天子拜。城門校尉董鈞駁曰。養三老。所以教事父之道也。若答拜。是使天下答子拜也。詔從鈞議。譙周論之曰。禮。尸服上服。猶以非親之故。答子拜。士見異國君。亦答拜。是皆不得視猶子也。虞喜曰。且據漢儀。於門屏交禮。交禮卽答拜。中興謬從鈞議。後革之。深得其意。志注

案比

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玉杖。舖之糜粥。八十九有加賜。玉杖長尺。端以鳩鳥為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志

安帝元初四年。詔曰。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方今案比之時。郡縣多不奉行。雖有糜粥。糠粃相半。長吏怠事。莫有躬親。甚違詔書。養老之意。其務崇仁恕。賑護寡獨。稱朕意焉。紀

冠

正月甲子。若丙子。為吉日。可加元服。儀從冠禮。乘輿。初緇布進賢。次爵弁。次武弁。次通天。以據皆於高祖廟。如禮謁。王公以下。初加進賢而已。志

和帝永元三年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賜諸侯王將軍特進中二千石列侯宗室子孫在京師奉朝請者黃金。將大夫郎吏從官帛。賜民爵及粟帛各有差。大酺五日。郡國中。都官繫囚死罪贖縑。至司寇及亡命各有差。紀注云。太后詔袁安為賓。賜束帛乘馬。

通典曰。和帝冠。乘金根車。駕六玄蚪。至廟成禮。乃迴軫反宮。朝服以饗宴。撞太族之庭鐘。咸獻壽焉。黃香頌云。惟永元之盛代。聖皇德之茂純。躬蒸蒸之至孝。崇敬順以奉天。以三載之孟春。建寅月之上旬。皇帝將加玄冕。簡甲子之元辰。皇輿幸夫金根。六玄蚪之連蜷。建螭龍以為旂。鳴節路之和鑾。既臻廟以成禮。乃迴軫而反宮。正朝服以饗宴。撞太族之庭鐘。祚藩屏與鼎輔。暨夷蠻之君王。咸進爵於金罍。獻萬壽之玉觴。

初肅宗敕曹褒條正禮儀。褒依準舊典。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始終制度。爲百五十篇。奏上。會帝崩。和帝卽位。褒乃作爲章句。帝遂以新禮二篇冠曹褒傳。

安帝永初三年正月庚子。皇帝加元服。紀

順帝永建四年正月丙子。皇帝加元服。賜王主貴人公卿以下金帛各有差。賜男子爵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級。爲父後三老孝弟力田人二級。鰥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存帛一匹。紀

桓帝建和二年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紀

靈帝建寧四年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紀

獻帝興平元年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司徒淳于嘉爲賓。加賜玄纁駟馬。貴人公主卿司隸城門五校及侍中尙書給事黃門侍郎各一人爲太子舍人。禮儀志注

建安十八年正月壬子。濟北王加冠戶外。以見父母。給事黃門侍郎劉瞻兼侍中。假貂蟬。加濟北王給之。

禮儀志注

婚

桓帝初立。有司奏太后曰。春秋迎王后。在塗則稱后。今大將軍冀女弟膺紹聖善。結婚之際。有命旣集。宜備禮章。時進聘幣。請下三公太常案禮儀。奏可。於是悉依孝惠皇帝納后故事。聘黃金二萬斤。納采雁璧乘馬束帛。一如舊典。梁后紀

大射 鄉飲

建武中伏湛奏行鄉飲酒禮施行之。本傳

明帝永平二年三月臨辟雍初行大射禮郡縣道行鄉飲酒禮于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於是

七郊禮樂三雍之義備矣。禮儀志

春日載陽合射辟雍設業設虞宮懸金鏞鼗鼓路鼗植羽幢幢於是備物物有其容伯夷起而相儀后夔

坐而爲工張大侯制五正設三乏匪司旌并夾旣飾儲乎廣庭於是皇輿夙駕輦於東階以須消啓明掃

朝霞登天光於扶桑天子乃撫玉輅時乘六龍發鯨魚鏗華鍾大丙弭節風后陪乘攝提運衡徐至於射

宮禮事展樂物具王夏闕騶虞奏決拾旣次雕弓斯彀達餘萌於暮春昭誠心以遠喻。東京賦

順帝陽嘉元年臨辟雍饗射。紀

詔令圖書 尺一

世祖以手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循吏序

尙書侍郎三十六人主作文書起草。百官志

璽書。漢官儀曰凡制書皆璽封尙書令重封見鮑昱傳

中元元年鮑昱爲司隸校尉詔昱詣尙書使封胡降檄光武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故事通官文

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故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爲司隸也。鮑昱傳

鍾離意敢諫爭數封還詔書。本傳

永寧中。尚書陳忠上疏薦周興曰。伏惟古者帝王有所號令。言必宏雅。辭必溫麗。垂於後世。列於典經。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從周室之郁郁。臣竊見光祿郎周興。孝友之行。著於閨門。清厲之志。聞於州里。蘊賢古今。博物多聞。三墳之篇。五典之策。無所不覽。屬文著辭。有可觀采。尚書出納。帝命爲王喉舌。臣等既愚闇。而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才。每爲詔文。宣示內外。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己自由。辭多鄙固。興抱奇懷。能隨輩栖遲。誠可歎息。詔乃拜興爲尚書郎。周興傳。

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陳蕃傳。尺一謂板長尺一。以寫詔書也。

順帝拜楊球爲衛尉。敕尚書不得稽留尺一。本傳。

李雲上書曰。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本傳。

臣天麟按。周禮御史掌贊書。鄭玄注云。若今尚書作詔文。則知三代之時。雖王言惟作命。亦必有代言之官。公孫宏謂武帝詔書下者。文章爾雅。訓辭深厚。然在西都。初不著所掌之官。武帝每爲淮南王報書。必召司馬相如視草。乃遣。此亦一時眷遇之厚。非常典也。至范史始言尚書侍郎三十六人主作文書起草。然則兩漢代言之人。當在尚書。元帝時。楊興欲薦賈捐之爲尚書令。謂捐之曰。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爲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至安帝時。尚書陳忠薦周興。亦曰。興屬文著辭。有可觀采。尚書出納。帝命爲王喉舌。臣既愚闇。而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才。每爲詔文。宣示內外。轉相求請。興抱奇懷。能隨輩栖遲。誠可歎息。漢世君臣。其留意於代言之官。若此。宜乎王通氏謂漢制幾於典誥。而兩都賢主以七制稱。良有以夫。

章奏

民曹尚書主凡吏上書事。百官志

凡羣臣之書通於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章者需頭。稱稽首上以聞。謝恩陳事。詔

闕通者也。奏者亦需頭。其京師官言稽首。言下稽首以聞。其中有所請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臺。卿校

送謁者臺也。表者不需頭。上言臣某言。下言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甲乙上。

漢雜事·見胡廣傳注

建武七年詔上書者不得言聖。紀

明帝永平六年詔曰。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而聞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

而不省。示不為詔子蚩也。紀

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而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

遂蠲其制。王符傳

東平王蒼上便宜。其事留中。本傳

馮豹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閣。或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敕令勿驚。馮衍傳

左雄改察舉之制。使文吏試章奏。左雄傳

白馬令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李雲傳

封事卓囊

明帝永平三年八月詔曰古者卿士獻詩百工箴諫其言事者靡有所諱紀

八年詔曰朕以無德上動三光日食之變其災尤大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羣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

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按本紀諸帝每有災異皆令公卿上封事蓋自宣帝始令羣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

蔽封有正有副領尙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而不奏後魏相奏去副封以防壅

章帝卽位日食詔有司各上封事紀

靈帝詔蔡邕指陳政要具對經術以皂囊封上按張酺云文帝飾帷帳以皂囊卽爲上書囊也則知文書言密事以皂囊封上自西都已然矣

建寧元年五月朔日有食之詔公卿以下各上封事紀下

二年四月癸巳大風雨雹詔公卿以下各上封事

四年詔公卿至六百石各上封事

東漢會要卷七

禮五 賓禮

封先代後孔子後

建武二年帝周後姬常爲周承休公五年封殷後孔安爲殷紹嘉公十三年改封常爲衛公安爲宋公以爲漢賓在三公上。百官志

初平帝時王莽秉政乃封孔子後孔均爲褒成侯追諡孔子爲褒成宣尼公及莽敗失國建武十三年世祖復封均子志爲褒成侯志卒子損嗣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損卒子曜嗣曜卒子完嗣世世相傳至獻帝初國絕。孔位傳

禮六 軍禮

講武校獵

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牲以鹿麋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駟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齋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緇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立春遣使者齋束帛以賜文官緇劉之禮祠

先虞執事告先虞已烹鮮時有司告乃遂巡射牲獲車畢有司告事畢禮儀志

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爲八陣進退名曰乘之志注

永平元年六月乙卯初令百官羶臚白幕皆霜志注

車駕數幸廣成苑鍾離意以爲從禽廢政常當車陳諫般樂遊田之事天子卽時還宮傳

十六年冬車騎校獵上林苑紀

明帝欲校獵河內東平王蒼上書諫曰臣聞時令盛春農事不聚衆興功傳曰田獵不宿食飲不享出入

不節則木不曲直此失春令者也臣知車駕今出事從約省所過吏人諷誦甘棠之德雖然動不以禮非

所以示四方也惟陛下因行田野巡視稼穡消搖仿佯引節而旋至秋冬迺振威靈整法駕備周衛設羽

旄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臣不勝憤懣伏白手書乞詣行在所極陳至誠帝覽奏卽還宮東平王傳

安帝初鄧太后臨朝俗儒世士以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陣之法故猾賊縱橫乘此

無備馬融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材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月上廣成頌以諷諫謹依舊文重述蒐

狩之義作頌一篇并封上馬融傳

延光二年十一月校獵上林苑

順帝永和四年十月校獵上林苑歷函谷關而還紀

桓帝延熹元年校獵廣成遂幸上林苑並紀

六年十月校獵廣成遂幸函谷關上林苑陳蕃上疏諫曰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

殺禽助祭。以崇孝敬。如或違此。則爲肆縱。故臯陶戒舜。無教逸遊。周公戒成王。無槃于遊田。虞舜成王。猶有此戒。況德不及二主者乎。夫安平之時。尙宜有節。況當今之世。有三空之厄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爲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賢聖恤民之意也。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爲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顰眉之感。景公爲之不行。周穆王欲肆車轍馬迹。祭父謀父爲誦祈招之詩。以止其心。誠惡逸遊之害人也。書奏不納。蕃傳

靈帝光和五年。校獵上林苑。函谷關。遂巡狩于廣成苑。紀

獻帝中平五年。望氣者言。以爲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大將軍司馬許涼。假司馬伍宏說大將軍何進曰。太公六韜有天子將兵事。可以威厭四方。進以爲然。入言之於帝。於是乃詔進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下起大壇。上建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爲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步兵騎士數萬人。結營爲陳。天子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進駐小華蓋下。禮畢。帝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陳三匝。而還。詔使進領兵屯於觀下。是時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爲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爲中軍校尉。屯騎都尉鮑鴻爲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爲典軍校尉。趙融爲助軍校尉。淳于瓊爲佐軍校尉。又有左右校尉。帝以蹇碩壯健而有武略。特親任之。以爲元帥。督司隸校尉以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何進傳

東都賦。若迺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歷騶虞。覽駟鐵。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正儀。乘輿迺出。於是發鯨魚。鏗華鐘。登玉輅。乘時龍。鳳蓋颯灑。和鸞玲瓏。天官景從。稜威盛容。山

靈護野。屬御方神。雨師汎灑。風伯清塵。千乘雷起。萬騎紛紜。元戎竟野。戈鋌擘雲。羽旄掃霓。旌旗拂天。焱焱炎炎。揚光飛文。吐爛生風。欲野燎山。日月爲之奪明。邱陵爲之搖震。遂集乎中囿。陳師案屯。駢部曲。列校隊。勒三軍。誓將帥。然後舉烽伐鼓。以命三驅。班固傳

東京賦。維歲仲冬。大閱西園。上林苑也。虞人掌焉。先期戒事。悉率百禽。鳩諸靈囿。獸之所同。是謂告備。乃御

小戎。撫輕軒。中田四牡。旣佶且閑。戈矛若林。牙旗繽紛。迄于上林。結徒爲營。敍和植表。司鐸授鉦。坐作進退。節以軍聲。三令五申。示戮斬牲。陳師鞠旅。教達禁成。火烈具舉。武士星敷。鵝鶴魚麗。箕張翼舒。軌陳掩迹。匪疾匪徐。馭不詭遇。射不翦毛。升獻六禽。時膳四膏。馬足未極。輿徒不勞。成禮三驅。解罟放麟。不窮樂以訓儉。不殫物以昭仁。文選

饗遣衛士

饗遣故衛士儀。百官會位定。謁者持節引故衛士入自端門。衛司馬執幡鉦護行。行定。侍御史持節慰勞。以詔恩問所疾苦。受其章奏。所欲言畢。饗賜作樂。觀以角抵。樂闋罷遣。勸以農桑。志

禮七凶禮

帝陵

建武二年。以皇祖考墓爲昌陵。置陵令守視。後改爲章陵。因以舂陵爲章陵縣。城陽恭王傳
光武原陵。山方三百二十三步。高六丈六尺。垣四出。司馬門。寢殿鐘虞皆在周垣內。提封田十二頃五十

七畝八十五步。帝王世紀曰。在臨平亭之南。西望平陰。東南去雒陽十五里。

明帝顯節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鐘虞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七十四頃五畝。帝王世紀曰。故富壽亭也。西北去雒陽三十七里。

章帝敬陵。山方三百步。高六丈二尺。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鐘虞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二十五頃五十五畝。帝王世紀曰。在雒陽東南。去雒陽三十九里。

和帝慎陵。山方三百八十步。高十丈。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鐘虞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三十一頃二十畝二百步。帝王世紀曰。在雒陽四十一里。

殤帝康陵。山周二百八步。高五丈五尺。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鐘虞在行馬中。因寢殿爲廟。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十三頃十九畝二百五十步。帝王世紀曰。高五丈四尺。去雒陽四十八里。

安帝恭陵。山周二百六十步。高十五丈。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鐘虞在行馬內。寢殿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一十四頃五十六畝。帝王世紀曰。高十二丈。在雒陽西北。去雒陽十五里。

順帝憲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四尺。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鐘虞在司馬門內。寢殿園省寺吏舍在殿東。提封田十八頃十九畝三十步。帝王世紀曰。在雒陽西北。去雒陽十五里。

沖帝懷陵。山方百八十三步。高四丈六尺。爲寢殿行馬四出。門園寺吏舍在殿東。提封田五頃八十畝。帝王世紀曰。西北去雒陽十五里。

質帝靜陵。山方百三十六步。高五丈五尺。爲行馬四出。門寢殿鐘虞在行馬中。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

十二頃五十四畝。因寢爲廟。帝王世紀曰。在雒陽東。去雒陽三十二里。桓帝宣陵。帝王世紀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陽東南。去雒陽三十里。靈帝文陵。帝王世紀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陽西北。去雒陽二十里。獻帝禪陵。帝王世紀曰。在河內山陽之濁城。南去雒陽三百一十里。

雜錄

先帝陵。每陵園令各一人。掌守陵園。案行埽除。丞及校長各一人。校長主兵戎盜賊事。百官志

先帝陵。每陵食官令各一人。掌望晦祭祀。上

建武三年。修西京園陵。紀

二十六年。光武初作壽陵。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永平十四年。明帝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置吏卒數人。供給灑埽。勿開修道。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事。本紀

章帝欲爲原陵。顯節陵起縣邑。東平王蒼上疏諫曰。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營建陵地。具稱古典。詔曰。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奉承無違。至於自所營創。尤爲儉省。古者邱隴。且不欲其著明。豈況築郭邑。建都郛哉。又以吉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繕修邱墓。帝從而止。東平王傳

園寢更衣

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爲也。說者以爲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

也。月令有先薦寢廟。詩稱寢廟奕奕。言相通也。廟以藏主。以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而弗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建武以來。關西諸陵。以轉久遠。但四時特牲祠。帝每幸長安。謁諸陵。乃太牢祠。自雒陽諸陵。至靈帝。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伏臘及四時祠。廟日上飯。太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所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嚴具。志

上陵

更衣別室。明紀注云。更衣者。非正處也。園中有寢有便殿。寢者。陵上正殿。便殿。寢側之別殿。卽更衣也。

正月五供畢。以次上陵。西都舊有上陵。東都之儀。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王大夫外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晝漏上水。鴻臚設九賓。隨立寢殿前。鐘鳴。謁者治禮。引客羣臣就位如儀。乘輿自東廂下。太常導出。西向拜。止旋升阼階。拜神坐。退坐東廂。西向。侍中尙書陞者皆神坐後。公卿羣臣謁神坐。太官上食。太常樂奏。食舉。文始五行之舞。樂闋。羣臣受賜。食畢。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占其郡國穀價。民所疾苦。欲神知其動靜。孝子事親盡禮敬愛之心也。周徧如禮。最後親陵。遣計吏賜之帶佩。八月飲酎上陵。禮亦如之。志

建武六年四月丙子。幸長安。始謁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紀下

十年八月己亥。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

十一年二月。幸章陵。祠園陵。

十八年二月。幸長安。三月壬午。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

二十二年閏月丙戌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

中元元年三月行幸長安戊子祀長陵。

明帝永平元年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於原陵如元會儀。

二年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

章帝建初七年十月幸長安丙辰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遣使者祠太上皇于萬年。

和帝永元三年十月幸長安十一月癸卯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

順帝永和二年十月行幸長安十一月丙午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

桓帝延熹二年十月乙酉幸長安甲午祠高廟十一月庚子遂有事于十一陵。

靈帝熹平元年正月車駕上原陵諸侯王公主及外戚家婦女郡國計吏匈奴單于西域三十六國侍子皆會焉如會殿之儀禮樂闋百官受賜爵計吏以次上嚮殿前先帝御坐具言俗善惡民所疾苦司徒掾蔡邕慨然嘆曰吾聞古不墓祭而朝廷有上陵之禮如此其備也察其本意乃知孝明至孝惻隱不易奪也或曰本意云何對曰西京之時其禮不可得而聞也光武帝始葬于此明帝嗣位逾年羣臣朝正感先帝不復見此禮乃率公卿百僚就陵而朝焉瓜葛之親男女畢會郡計吏各向神坐而言庶幾先帝魂神聞聽之也。袁紀及蔡邕本傳。

大喪語見禮儀志下卷

服制

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內外衆職並廢喪禮。安帝元初三年，鄧太后詔長史以下不爲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議者以爲不便。司徒劉愷獨議曰：「詔書所以爲制服之科者，蓋崇化厲俗以宏孝道也。今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職在辯章百姓，宣美風俗，尤宜尊重典禮，以身先之。而議者不尋其端，至於牧守，則云不宜，是猶濁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欲景直，不可得也。」太后從之。十一月丙戌，詔聽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劉愷傳

安帝初，令大臣得行三年喪。尙書陳忠因此上言：「孝宣皇帝舊令人從軍屯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徭，令得葬送，請依此制。」太后從之。至建光中，尙書令祝諷、尙書孟布等奏以爲：「孝文皇帝定約禮之制，光武皇帝絕告寧之典，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建武故事。」忠上疏曰：「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經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旣不得告寧，而羣司營祿私念，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宦豎不便之，竟寢忠奏，而從諷布議，遂著於令。」陳忠傳

建光元年十一月，復斷大臣二千石以上服三年喪。

桓帝永興二年，初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服。

永壽元年，初聽中官得行三年喪服。

延熹二年三月復斷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並紀

九年。至孝荀爽對策曰。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卽去。殆非所以增崇孝道。而克稱火德者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當時之宜。不可貫之萬世。今公卿羣僚。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夫人仁義之行。自上而始。昔翟方進以身備宰相。而不敢踰制。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事失宜正。過勿憚改。天下通喪。可如舊禮。荀爽傳

桓榮爲越騎校尉。以母憂乞身。詔聽以待中行服。

韋彪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

鮑德子昂處喪。毀瘠三年。抱負乃行。

銚期父卒。服喪三年。鄉里稱之。

袁夢麒曰。記言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公羊傳曰。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要經而服事。旣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卽人心退而致仕。孔子善之。漢興略因此意。以立法。故大臣有告寧之科。所以崇孝道厚風俗也。自文帝遺詔。以日易月。於是遵以爲常。薛宣爲丞相。母死。弟修去官持服。宣謂修。三年服少。有行之者。兄弟相駁。不可修。遂竟服。繇是兄弟不和。逮翟方進。繼爲丞相。母死。旣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宣方進俱位大臣。而所行若此。其俗可以見矣。然考之宣紀。地節四年。令民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送終。盡其子

道。哀紀。令博士弟子父母死。子寧二年。揚雄傳注云。漢律不爲親行三年喪。不得選舉。凡此皆詳於士民。而略於百官公卿。又何意耶。光武中興。遂絕告寧之典。二千石公卿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內外衆職。並廢喪禮。至安帝元初中。鄧太后詔長史以下。不爲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議者。以爲不便。司徒劉愷獨言。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尤宜尊重典禮。尙書陳忠亦言。孝宣皇帝舊令人從軍屯。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繇。令得葬送。請依此。太后皆從之。而尙書令祝諷等。奏以爲孝文定約禮之制。光武絕告寧之典。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忠復上疏爭之。而宦豎不便。卒寢忠奏。桓帝時。荀爽又言。漢爲火德。火生於木。木盛於火。故其性爲孝。今以公卿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卽去。殆非所以增崇孝道。而克稱火德也。天下通喪。可如舊禮。夫三子之言如此。而卒不能復三年之制也。

臣天麟按。兩漢喪服之制。雖不合於古禮。然士大夫至孝出於天性者。未嘗不喪三年之喪。在西都則公孫宏。原涉。河間王良。在東京則桓榮。韋彪。鮑昂。及東平王敞。東海王臻兄弟。皆事親盡愛。送終竭哀。二史書之。以爲罕見。所以貶時俗之不能盡其通喪也。

奪服

耿恭母先卒。追行喪制。有詔使五官中郎齋牛酒釋服。本傳注云。奪情不令追服。
桓焉爲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踰年。詔使者賜牛酒奪服。本傳
太尉張酺父卒。既葬。詔遣使齋牛酒爲釋服。傳

東漢會要卷八

樂

樂舞

大子樂令掌伎樂。凡國祭祀。掌請奏樂。及大饗用樂。掌其陳序。百官志。

建武十三年四月。益州傳送公孫述。警師郊廟樂器。葆車輿輦。於是法物始備。紀。

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凡樂奏青陽。朱明。西皓。玄冥。及雲翹育命舞。祭祀志。

二十八年。賜東海王彊。虎賁。旄頭。鍾虡之樂。紀。

中元元年二月辛卯。登封泰山。用樂如南郊。祭祀志。

二年。立北郊。祀后土。奏樂亦如南郊。同上。

明帝永平三年八月戊辰。改大樂爲大予樂。時博士曹充上言。漢再受命。宜興禮樂。帝問制禮樂云何。對

曰。河圖括地象曰。有漢世禮樂文雅出。尙書璇璣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帝善之。下詔曰。今且改

大樂官曰大予樂。詩曲操以俟君子。曹褒傳。

十月。烝祭光武廟。初奏文始五行武德之舞。前書曰。文始舞者。本舜韶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其舞者執

冕衣服。法五行色。武德者。高祖四年作。言行武以除亂也。羽籥五行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其舞者執其舞人執干戚。光武草創。禮樂未備。今始奏之。故云初也。

漢大樂律曰。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關內侯到五大夫。于取適子高五尺已上。年十二到三十。顏色和。身體修治者。以爲舞人。百官志注。

永平三年八月丁卯。公卿奏議。世祖廟登歌八佾。舞功名。東平王蒼議。以爲漢制舊典。宗廟各奏其樂。不皆相襲。以明功德。秦爲無道。殘賊百姓。高皇帝受命誅暴。元元各得其所。萬國咸熙。作武德之舞。孝文皇帝躬行節儉。除誹謗。去肉刑。澤施四海。孝景皇帝制昭德之舞。孝武皇帝功德茂盛。威震海外。開地置郡。傳之無窮。孝宣皇帝制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武暢方外。震服百蠻。戎狄奉貢。宇內治平。登封告成。修建三雍。肅修典祀。功德巍巍。比隆前代。以兵平亂。武功盛大。歌所以詠德。舞所以象功。世祖廟樂名宜曰大武之舞。元命苞曰。緣天地之所雜。樂爲之文。典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而詩人稱有武德。樞機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各與虞韶。禹夏湯濩。周武無異。不宜以名舞。叶圖徵曰。大樂必易。詩傳曰。頌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也。漢書曰。百官頌所登御者。一章十四句。依舊文始五行。武德昭真。修之舞節。損益前後之宜。六十四節爲舞曲。副八佾之數。十月烝祭始御用。其文始五行之舞如故。勿進武德舞。歌詩曰。於穆世廟。肅雍顯清。俊乂翼翼。秉文之成。越序上帝。駿奔來寧。建立三雍。封禪泰山。彰明圖讖。放唐之文。休矣惟德。罔射協同。本支百世。永保厥功。詔書曰。驃騎將軍議可。進武德之舞如故。東觀書。見祭祀志注。

十年閏月。南巡狩。幸南陽。祠章陵。日北至。又祠舊宅。禮畢。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箎和之。以娛嘉賓。紀。

章帝卽位。太尉趙熹等奏孝明皇帝功德茂盛。宜上尊號曰顯宗。四時祫食於世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東平王蒼土言。昔孝文廟樂曰昭德之舞。孝武廟樂曰盛德之舞。今皆祫食於高廟。昭德盛德之舞。不進與高祖同樂。今孝明皇帝主在世祖廟。當同樂。盛德之樂無所施。如自立廟。作武德之舞。上從王議。

祭祀志注。

建初五年冬。以馬防上言。始施行月令迎氣樂。

東觀記曰。防上言。聖人作樂。所以宣氣致和。順陰陽也。臣愚以爲可因歲首發太蔭之律。奏雅頌之音。以迎和氣。時以作樂器。

費多。遂獨行十二月迎氣樂也。

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歌朱明。八佾舞雲翹之舞。先立
秋十八日。迎黃靈於中兆。歌帝臨。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立秋之日。迎秋於西郊。歌西皓。八佾舞育命之
舞。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舞。祭祀志。又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八年。公卿迎氣北郊。始復
於東堂。唱之以角。舞之以羽翟。此迎春之樂也。迎夏於南堂。唱之以徵。舞之以鼓鞀。此迎夏之樂也。迎
秋於西堂。唱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樂也。迎冬於北堂。唱之以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樂也。

先立秋十八日。郊黃帝。至立秋。迎氣於黃郊。奏黃鍾之宮。歌帝臨。冕而執干戚。舞雲翹育命。所以養時訓
也。禮儀志。

日冬至夏至。陰陽晷景長短之極。微氣之所生也。故使八能之士八人。或吹黃鍾之律。間竽。或撞黃鍾之
鍾。或度晷景。權水輕重。水一升冬重十三兩。或擊黃鍾之磬。或鼓黃鍾之瑟。軫間九尺二十五絃。宮處于
中。左右爲商。徵角羽。或擊黃鍾之鼓。先之三日。太史謁之。至日。夏時四孟。冬則四仲。其氣至焉。先氣至五

刻。太史令與八能之士。卽坐于端門左塾。大予具樂器。夏赤冬黑。列前殿之前。西上。鍾爲端。守宮設席于器南。北面東上。正德席鼓南。西面。令晷儀東北。三刻中。黃門持兵引太史令八能之士入。自端門就位。二刻。侍中尙書御史謁者皆陛。一刻。乘輿親御臨軒。安體靜居以聽之。太史令前當軒溜。北面跪。舉手曰。八能之士以備。請行事。制曰。可。太史令稽首曰。諾。起立。少退。顧令正德曰。可。行事。正德曰。諾。皆旋復位。正德立命八能士曰。以次行事。閒音以竽。八能曰。諾。五音各三十爲闋。正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並作。二十五闋皆音以竽。訖。正德曰。八能士各言事。八能士各書板言事。文曰。臣某言。今月若干日甲乙日冬至。黃鍾之音調。君道得。孝道喪。商臣角民。徵事。羽物各一板。否則召太史令各板書。封以阜囊。送西陛。跪授尙書。施當軒北面稽首拜上封事。尙書授侍中常侍。迎受報聞。以小黃門幡麾節度。太史令前白禮畢。制曰。可。太史令前稽首曰。諾。太史令八能士詣太官受賜。陞者以次罷。日夏至禮亦如之。禮儀志

春王三朝。會同漢京。食舉雍徹。太師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鐘鼓鏗鉤。管絃擘煜。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舞備太古畢。四夷間奏。德廣所及。僭侏兜離。罔不俱集。萬樂備。百禮暨。皇歡浹。羣臣醉。降烟燼。調元氣。然後撞鐘告罷。百寮遂退。

東京賦

每月朔歲首。大朝受賀。舉觴御坐前。奏食舉之樂。百官受賜宴饗。大作樂。詳見朝會類

元和二年。幸魯祠孔子。作六代之樂。孔僖傳

章帝增修羣祀。又爲靈臺十二門。作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禮儀志

祠靈星。舞者用童男十六人。舞者象教田。初爲芟除。次耕種。芸耨。驅爵。及穫刈。舂簸之形。象其功也。

和帝卽位。有司奏上尊章帝廟曰肅宗。共進武德之舞。制曰可。

順帝陽嘉二年十月庚午。行禮辟雍。奏應鍾。始復黃鍾樂器。隨月律。紀。袁紀云。初隨月律作應鍾。

桓帝親祠老子。用郊天樂。祭祀志。

諸行出入皆鳴鍾作樂。其有灾眚有它故。若請雨止雨。皆不鳴鍾不作樂。見禮儀志親耕條。按此文云。諸行出入。言行者。謂乘輿出入也。故

前書言天子所幸皆曰行幸。及歸言自某所至。舊注不察。乃引春秋釋病。以爲漢法郡守出入得鳴鍾作樂。其誤明矣。

獻帝建安八年。公卿初迎冬於北郊。總章始復備八佾舞。因亂久廢。今復備之。見本紀。

蔡邕禮樂志曰。漢樂四品。一曰大予樂。典郊廟上陵殿諸食舉之樂。郊樂。易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

上帝。周官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也。宗廟樂。虞書所謂琴瑟以詠。祖考來假。詩云。肅雍和鳴。先

祖是聽。食舉樂。王制謂天子食舉以樂。周官王大食則命奏鐘鼓。二曰周頌雅樂。典辟雍饗射六宗社稷

之樂。辟雍饗射。孝經所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記曰。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社稷。所謂琴瑟擊

鼓。以御田祖者也。禮記曰。夫樂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乎宗廟社稷。繫乎山川鬼神。此之謂也。三曰黃門

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詩所謂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四曰短簫饒歌。軍樂也。其傳曰。黃帝岐伯所

作。以建威揚德。風勸士也。蓋周官所謂王大獻則令凱樂。軍大獻則令凱歌也。孝章皇帝親著歌詩四章。

列在食舉。又制雲臺十二門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熹平四年正月。中出雲臺十二門新詩。下大予樂官

習誦被聲。與舊詩並行者。皆當撰錄。以成樂志。禮儀志注。

詩頌

明帝永平十五年。東平王蒼獻光武受命中興頌。本傳

章帝元和二年。爲靈臺十二門作詩。各以其月紀而奏之。志

傅毅追美明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乃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奏之。文苑傳

曹朔作漢頌四篇。蘇順傳

班固兩都賦。東都主人作詩五篇。其亂云。

明堂詩。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猗與緝熙。允懷多福。

辟雍詩。迺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莅止。造舟爲梁。皤皤國老。迺父迺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於赫太上。示我漢行。鴻化惟神。永觀厥成。

靈臺詩。迺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百穀溱溱。庶卉蕃蕪。屢惟豐年。於皇樂胥。

寶鼎詩。嶽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歛浮雲。寶鼎見兮色紛縕。煥其炳兮被龍文。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

白雉詩。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烏。發皓羽兮奮翹英。容絜朗兮於淳精。章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

四夷樂

板楯蠻夷俗喜歌舞。高祖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南蠻傳
永平中益州刺史朱輔上疏曰：今白狼王唐菆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纒負老幼。若歸慈母。遠夷之語。辭意難正。有健為郡掾田恭頗曉其言。輒令譯其詞語。護送詣闕。並上其樂詩。昔在聖帝。舞四夷之樂。今之所上。庶備其一。帝嘉之事。下史官錄其歌焉。西南夷傳

遠夷樂德歌詩曰

大漢是治。提官魏與天意合。魏冒論吏譯平端。罔驛劉不從我來。旁慕支閉風向化。徵衣隨所見奇異。
知唐桑。多賜繪布。邪毗繡。甘美酒食。推潭僕。昌樂肉飛。拓拒蘇。屈申悉備。局後仍。蠻夷貧薄。僕讓龍

無所報嗣。莫支度願主長壽。陽維僧子孫昌熾。莫稗角

遠夷慕德歌詩曰

蠻夷所處。僕讓彼日入之部。且交陵慕義向化。繩動隨歸日出主。路且僕聖德深恩。聖德渡與人富厚。
魏菌度。冬多霜雪。潘邪流。夏多和雨。荏邪溥寒溫時適。藐淨瀘部人多有。菌補邪涉危歷險。辟危歸

不遠萬里。莫受萬去俗歸德。術疊路心歸慈母。仍路孳

遠夷懷德歌詩曰

荒服之外。荒服之土地境圉。孽籍憐食肉衣皮。阻蘇邪不見鹽穀。莫碭屬吏譯傳風。罔譯傳大漢安樂。
是漢夜。擗負歸仁。蹤優路觸冒險陝。雷折險高山岐峻。倫狠藏緣崖礚石。扶路側木薄發家。息落服

百宿到洛。理瀝髭父子同賜。捕苗菌懷抱匹帛。懷粟匹傳告種人。傳言呼長願臣僕。陵陽臣

安帝卽位。罷魚龍曼延百戲。

本紀·漢官典職日·作九賓·舍利之獸從西方來·戲于庭·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嗽水作霧·化成黃龍·長八丈·出水遊戲于庭·炫耀日光·曼延者·獸名也·張衡

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爲曼延·音以戰反·

永寧元年西南夷掸國王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與羣臣共觀大奇之陳禪獨離席舉手大言曰昔齊魯爲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又曰放鄭聲遠佞人帝王之庭不宜設夷狄之技尙書陳忠劾奏禪曰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故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今掸國越流沙踰縣度萬里貢獻非鄭衛之聲佞人之比而禪廷訕朝政請劾禪下獄有詔勿收陳禪傳

東漢會要卷九

輿服上符璽附

玉路

天子五路以玉爲飾。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旂。九仞曳地。日月升龍。象天明也。本志下同。

乘輿

殷瑞山車。金根之色。漢承秦制。御爲乘輿。所謂孔子乘輿般之輅者也。

金根 安車 立車

按此乘輿二字蓋言天子也。

金根。安車。立車。輪皆朱班。重牙。武轂。兩轄。金薄。繆龍爲輿。倚較。文虎伏軾。龍首銜軛。

左右。吉陽。箛。鸞。雀。立。衡。楯。文。畫。軸。羽。蓋。華。蚤。建。大。旂。十。二。旂。畫。日。月。升。龍。駕。六。馬。象。鑣。鏤。錫。金。鏤。方。鈇。插。翟。尾。朱。兼。樊。纓。亦。鬪。易。茸。金。就。十。有。二。左。蘇。以。犛。牛。尾。爲。之。在。左。駢。馬。軛。上。大。如。斗。是。爲。德。車。五。時。車。安。立。亦。皆。如。之。各。如。方。色。馬。亦。如。之。白。馬。者。朱。其。髦。尾。爲。朱。鬣。云。所。御。駕。六。餘。皆。駕。四。後。從。爲。副。車。

耕車

耕車其飾皆如之。有三蓋。一曰芝車。置轡耒耜之簞。上親耕所乘也。

戎車

戎車其飾皆如之。蕃以矛麾。金鼓羽析幢。翳轡冑甲弩之箠。

獵車

獵車其飾皆如之。重輦縵輪。繆龍繞之。一曰鬪豬車。親校獵乘之。

駟車

太皇太后、皇太后法駕皆御金根。加交路帳裳。非法駕則乘紫鬪駟車。雲楹文畫駟。黃金塗五末蓋蚤。左右駟駕三。

長公主赤鬪駟車。

大貴人、貴人、公主、王妃、封君油畫駟車。大貴人加節畫駟。皆右駟而已。

青蓋車

皇太子、皇子皆安車朱班輪。青蓋金華蚤。黑楯文畫轡。文駟。金塗五末。皇子爲王。錫以乘之。故曰王青蓋車。

綠車

皇孫綠車以從。皆左右駟駕三。

阜蓋車

公、列侯安車朱班輪。倚鹿較。伏熊軾。阜繪蓋。黑轡右駟。中二千石、二千石皆阜蓋朱兩轡。其千石、六百石朱左轡。轡長六尺。下屈廣八寸。上業廣尺二寸。九文十二。初後謙一寸。若月初生。示不敢自滿也。景帝中

元五年始詔六百石以上施車輻得銅五末。輒有吉陽笛中二千石以上右駢。三百石以上阜布蓋。千石以上阜繪覆蓋。二百石以下白布蓋。皆有四維杠衣。賈人不得乘馬車。除吏赤畫杠。其餘皆青云。案郭賀傳車驂駕乘赤帷裳。唯賀爲冀州。敕去禮帷。謝承書曰。孔恂。字巨卿。新淦人。州別駕從事。車前舊有屏星。如刺史車曲轡儀式。時刺史行部。發去。日晏。刺史怒。欲去別駕車屏星。恂議曰。明使君停車自發晚。而欲徹去屏星。毀國舊儀。此不可行。別駕可去。屏星不可省。即投傳去。刺史追辭謝請。不肯還。於是遂不去屏星。說文曰。車當謂之屏星。

夫人安車

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會朝若蠶。各乘其夫之安車。右駢加交路。帷裳皆阜。非公會不得乘朝車。得乘漆布輻輳車銅五末。

大駕 法駕 小駕

乘輿大駕。公卿奉引。太僕御。大將軍參乘。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西都行祠天郊。甘泉備之。官有其注。名曰甘泉鹵簿。東都唯大行乃大駕。大駕太僕校駕。法駕黃門令校駕。乘輿法駕。公卿不在鹵簿中。河南尹執金吾。雒陽令奉引。奉車郎御。侍中參乘。屬車四十六乘。前驅有九旂雲罕。鳳凰闐戟。皮軒鸞旗。皆大夫載鸞旗者。編羽旄列繫幢。旁民或謂之雞翹。非也。後有金鉦黃鉞。黃門鼓車。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半之。屬車皆阜蓋赤裏朱輻。戈矛弩箛。尙書御史所載。最後一車。垂豹尾。豹尾以前比省中。行祠天郊。以法駕祠地。明堂省什三。祠宗廟尤省。謂之小駕。每出。太僕奉駕上鹵簿。中常侍小黃門副尙書主者郎令史副侍御史蘭臺令史副。皆執注以督整車騎。謂之護駕。春秋上陵尤省。於小駕直事尙書一人從。其餘令以下。皆先行後罷。

輕車

輕車古之戰車也。洞朱輪輿。不巾不蓋。建矛戟。幢麾。轉輒弩。藏。在武庫。大駕法。駕出。射聲校尉司馬吏士載。以次屬車。在鹵簿中。諸車有矛戟。其飾幡旂。旗幟。皆五采。制度從周禮。吳孫兵法云。有巾有蓋。謂之武剛車。武剛車者爲先驅。又爲屬車。爲後殿焉。

大使車

大使車立乘。駕駟赤帷。持節者重導從。賊曹車。斧車。督車。功曹車。皆兩大車。伍百。璣弩十二人。辟車四人。從車四乘。無節。單導從減半。

小使車

小使車不立乘。有駢。赤屏。泥油。重絳帷。導無。斧車。近小使車。蘭輿。赤轂。白蓋。赤帷。從騶騎四十人。此謂追捕考案有所敕取者之所乘也。諸使車皆朱班輪。四輻。赤衡。輓。其送葬。白堊。已下灑車。而後還。公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郊廟明堂祠陵法出。皆大車立乘。駕駟。他出乘安車。

載車

太行載車。其飾如金根車。如施組。連壁。交絡。四角。金龍首。銜壁。垂五采。析羽。流蘇。前後雲氣。畫帷。裳。楛文。畫曲。幡。長。縣。車。等。太僕御。駕六布。施馬。衣。施馬者。淳白。駱馬也。以黑藥。灼其身。爲虎文。既下馬。斥賣車。藏城北祕宮。皆不得入城門。常用。太僕考工。乃內飾。治禮。吉凶。不相干也。

導從車

公卿以下至縣三百石長導從。置門下五吏。賊曹督盜賊功曹皆帶劍。三車從導。主簿主記兩車爲從。縣令以上加導斧車。公乘安車。則前後并馬立乘。長安雒陽令及王國都縣加前後兵車。亭長設右駢。駕兩璅弩車。前伍百公八人。中二千石二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四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二人。黃綬武官伍百文官辟車。軛下侍閣門闌部署。街里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驛馬三十里一置。卒皆赤幘絳鞵。云古者軍出師旅皆從秦省。其卒取其師旅之名焉。公以下至二千石騎吏四人。千石以下至三百石縣長二人。皆帶劍持檠戟爲前列。捷弓觸九韃。諸侯王法駕官屬傳相以下皆備鹵簿。似京都官騎。張弓帶韃。遮迺出入。稱課促。列侯家丞庶子導從。若會耕祠。主縣假給辟車。鮮明卒備其威儀導從。事畢皆罷所假。

車馬飾

諸車之文。乘輿倚龍伏虎。楯文畫駟龍首。鸞衡重牙。斑輪升龍飛輪。皇太子諸侯王倚虎伏鹿。楯文畫駟。輻吉陽。籥朱斑輪。鹿文飛輪。旂旗九旂降龍。公列侯倚鹿伏熊。輻朱斑輪。鹿文飛輪。九旂降龍。卿朱兩輪。五旂降龍。二千石以下各從科品。諸輻車以上輓皆有吉陽籥。諸馬之文案乘輿金鏤方鈇。插翟象鑣。龍畫總洙升龍赤扇。汗青兩翟燕尾駟馬左右赤珥流蘇飛鳥節赤膺兼。皇太子亦如之。王公列侯鏤錫又髦朱鑣朱鹿朱文絳扇。汗青翟燕尾。卿以下有駢者。緹扇。汗青翟尾當盧。又髦。上下皆通。中二千石以上及使者乃有駢。駕云。

警蹕

警蹕。魯恭傳注云·天子入警蹕

王者至尊出入常有警蹕而行靜室而止。楊秉傳

璽

建武三年閏月丙午赤眉君臣面縛奉高皇帝璽綬二月己未祠高廟受傳國璽。本紀

蔡邕獨斷曰皇帝六璽皆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

璽皆以武都紫泥封之傳國璽是秦始皇初定天下所刻其玉出藍田山丞相李斯書之其文曰受命

于天既壽永昌高祖至霸上秦王子嬰獻之至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璽不與以威逼之乃出璽投地璽

上螭一角缺及莽敗李松持璽詣宛上更始更始敗璽入赤眉劉盆子既敗以奉光武。見本紀注·又徐廣曰·傳國璽文

曰·受天之命
皇帝壽昌

漢舊儀曰璽皆白玉螭虎紐凡六璽皇帝行璽凡封之璽賜諸侯王書信璽發兵召天臣天子行璽策

拜外國事天地鬼神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囊白素裏兩端無縫尺一板中約署皇帝帶綬黃地六采不

佩璽璽以金銀滕組侍中組負以從秦以前民皆佩綬金玉銀銅犀象爲方寸璽各服所好。志注

尙符璽郎中四人在中主璽及虎符竹符之半者。百官志注

熹平六年八月戊辰袁紹等誅宦官引兵入宮張讓段珪等急迫劫少帝及陳留王至小平津六璽不自

隨辛未帝還宮是日得六璽失傳國璽。袁紀

袁術死軍破徐璆得其盜國璽及還許上之

衛宏曰。秦以前以金玉銀爲方寸璽。秦以來。天子獨稱璽。又以玉羣下莫得用。其玉出藍田山。題是李斯書。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號曰傳國璽。漢高祖定三秦。子嬰獻之。高祖卽位。乃佩之。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璽。后乃出以投地上。螭一角缺。及莽敗時。仍帶璽紱。杜吳殺莽。不知取璽。公賓就斬莽首。並取璽。更始將李松送上更始。赤眉至高陵。更始奉璽上赤眉。建武三年。盆子奉以上光武。孫堅從桂陽入雒。討董卓。軍於城南。見井中有五色光。軍人莫敢汲。堅乃浚得璽。袁術有僭盜意。乃拘堅妻求之。術得璽。舉以向肘。魏武謂之曰。我在不聽汝。乃至此。時珍得而獻之。徐璆傳注

魏受禪。遣使求璽。獻穆曹皇后不與。如此數輩。后乃呼使者入。親數責之。以璽抵軒下。因涕泣橫流曰。

天不祚爾。左右莫能仰視。后紀

皇后璽綬。伏后紀注引蔡邕獨斷曰。皇后赤綬玉璽。

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薨。皆令贈印璽。禮儀志

建武二十六年。賜南匈奴黃金璽。整綬緇。南匈奴傳

百官印

建武元年。復設諸侯王金璽。緇綬。公侯金印紫綬。九卿執金吾河南尹秩皆中二千石。大長秋將作大匠度遼諸將軍郡太守國傅相皆秩二千石。校尉中郎將諸郡都尉諸國行相中尉內史中護軍司直秩皆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中外官尚書令御史中丞治書侍御史公將軍長史中二千石丞正平諸司馬中宮王家僕雜陽令秩皆千石。尚書中謁者黃門冗從四僕射諸都監中外諸都官令都候司農部丞郡

國長史丞候司馬千人秩皆六百石。家令侍僕秩皆六百石。雒陽市長秩四百石。主家長秩皆四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諸曹長楫。掾丞秩三百石。諸秩千石者。其丞尉皆秩四百石。秩六百石者。丞尉秩三百石。四百石者。其丞尉秩二百石。縣國丞尉亦如之。縣國三百石。長丞尉亦二百石。明堂靈臺丞。諸陵校長。秩二百石。丞尉校長以上皆銅印黃綬。縣國守宮令。相或千石。或六百石。長相或四百石。或三百石。長相皆以銅印黃綬。而有秩者。侍中。中常侍。光祿大夫。秩皆二千石。太中大夫。秩皆比二千石。尙書諫議大夫。侍御史。博士。皆六百石。議郎。中謁者。秩皆比六百石。小黃門。黃門侍郎。中黃門。秩皆比四百石。郎。中秩皆比三百石。太子舍人。秩二百石。輿服志注。

節

建武中。馬援上書言。臣所假伏波將軍印。伏字犬外嚮。城臬令印字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卽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爲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東觀記。見馬援傳注。

符節令爲符節臺率。主符節事。凡遣使掌授節。百官志注。

中平六年。始復節上赤葆。百官志注。

臣天麟按。漢初節旄純赤。武帝以衛太子持赤節。乃更節加黃旄。東都因之。中平六年。董卓議廢立。袁紹掛節旄上東門而去。卓以紹棄節。乃改第一葆爲赤旄也。

符

符節令。見上

尚符璽郎中掌璽及虎竹符之半者。百官志。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

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顏師古曰。與郡守為符者。謂各分其中。右留京師。左以與之。建武之初。禁網尚闊。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杜詩上疏

曰。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調發。竹使而已。問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偽。無由知覺。愚

以為軍旅尚興。賊虜未殄。調兵郡國。宜立虎符。以絕姦端。書奏從之。杜詩傳。

檠

凡居宮中者。皆有口籍於門之所屬宮。名兩字為鐵印文符。案省符乃內之。若外人以事當人。本宮長史

為封檠傳。其有官位出入。令御者言其官。百官志。

世祖召見杜詩。賜以檠戟。漢制。假檠戟以代斧鉞。古今注曰。檠戟前驅之器。名。以木為之。後以赤油韜為之。亦謂之油戟。

漢制。檠戟即為斧鉞。郭躬傳。

靈帝時。竇武欲誅宦官。曹節聞之。驚起白帝。請出御德陽殿。取檠信閉諸禁門。竇武傳注云。檠有衣戟也。漢官儀曰。凡居中宮。皆施籍於

掖門。案姓名當入者。本官為封檠傳。審印信然後受。

建武二十六年。賜匈奴檠戟。匈奴傳。

關符

郭丹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慨然歎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符。卽繡也。前書音義曰。舊制。入關皆用傳。傳煩。因裂繡帛分持。後復出。合之以爲符。非真符也。

東漢會要卷十

輿服下

總敘冠服

秦以戰國卽天子位。滅去禮學。郊祀之服。皆以衿玄。漢承秦故。至世祖踐阼。都于土中。始修三雍。正兆七郊。顯宗遂就大業。初服旒冕。衣裳文章。赤舄絢履。以祀天地。養三老五更於三雍。於時致治平矣。天子三公九卿特進侯侍祠侯祀天地明堂。皆冠旒冕。衣服玄上纁下。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備五采。大佩赤舄絢履。以承大祭。百官執事者冠長冠。皆祇服。五嶽四瀆山川宗廟社稷諸沾秩祠。皆衿玄長冠。五郊各如方色云。百官不執事。各服常冠衿玄以從。志

袁宏曰。自三代服章。皆有典禮。周衰而其制漸微。至戰國時。各爲靡麗之服。秦有天下而收用之。上以供至尊。下以賜百官。而先王服章。於是殘毀矣。漢初文學旣缺。時亦草創。輿服旗幟。一承秦制。故雖少改。所用尙多。至是天子依周官禮記制度。冠冕衣裳。佩玉乘輿。擬古式矣。袁紀

冕冠

冕冠垂旒前後。遂延玉藻。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尙書臯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之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之說。冕皆廣七寸。長尺二寸。前圓後方。朱綠裏玄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係

白玉珠爲十二旒。以其綬采色爲組纓。三公諸侯七旒。青玉爲珠。卿大夫五旒。赤玉爲珠。皆有前無後。各以其綬采色爲組纓。旁垂黹纊。郊天地宗祀明堂則冠之。衣裳玉佩備章采。乘輿刺史公侯九卿以下皆織成。陳留襄邑獻之云。

長冠

長冠。一曰齋冠。高七寸。廣三寸。促漆纚爲之。制如板。以竹爲裏。初高祖微時。以竹皮爲之。謂之劉氏冠。楚冠制也。民謂之鵠尾冠。非也。祀宗廟諸祀則冠之。皆服杓玄絳緣領袖爲中衣絳絳。示其赤心奉神也。五郊衣幘絳絳。各如其色。此冠高祖所造。故以爲祭服。尊敬之至也。

委貌冠 皮弁冠

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母追。殷之章甫者也。委貌以皁絹爲之。皮弁以鹿皮爲之。行大射禮於辟雍。公卿諸侯大夫行禮者。冠委貌。衣玄端。素裳。執事者冠皮弁。衣緇麻衣。皁領袖。下素裳。所謂皮弁素積者也。

爵弁冠

爵弁一名冕。廣八寸。長尺二寸。如爵形。前小後大。緇其上。似爵頭色。有收持筭。所謂夏收殷尋者也。祠天地五郊明堂雲翹舞樂人服之。禮曰。朱干玉鉞。冕而舞大夏。此之謂也。

通天冠

通天冠。高九寸。正豎頂。少邪卻。乃直下爲鐵卷梁。前有山展筓爲述。乘輿所常服。服衣深衣。制有袍。隨時

五色袍者。或曰周公袍成王宴居。故施袍。禮記孔子衣縫掖之衣。縫掖其袖合而縫大之。近今袍者也。今下至賤更小史皆通制袍。單衣阜緣領袖中衣爲朝服云。

遠遊冠

遠遊冠制如通天。有展筩橫之於前。無山述。諸王所服也。

高山冠

高山冠。一曰測注。制如通天。不邪卻直豎。無山述。展筩。中外官謁者僕射所服。太傅胡廣說曰。高山冠蓋齊王冠也。秦滅齊以其君冠賜近臣。謁者服之。

進賢冠

進賢冠古緇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兩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學弟子皆一梁。宗至劉氏亦兩梁冠。示加服也。

法冠

法冠。一曰柱後。高五寸。以纒爲展筩。鐵柱卷。執法者服之。侍御史廷尉正監平也。或謂之獬廌冠。獬廌神羊。能別曲直。楚王嘗獲之。故以爲冠。胡廣說曰。春秋左氏傳有南冠而縶者。則楚冠也。秦滅楚以其君服。賜執法近臣御史服之。

武冠

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諸武官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謂之趙惠文冠。胡廣說曰。

趙武靈王效胡服。以金璫飾首。前插貂尾。爲貴職。秦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建武時。匈奴內屬。世祖賜南單于衣服。以中常侍惠文冠。中黃門童子佩刀云。

建華冠

建華冠。以鐵爲柱卷。貫大銅珠九枚。制似縷鹿。記曰。知天者冠述。知地者履絢。春秋左傳曰。鄭子臧好鷓冠。前圓以爲此則是也。天地五郊明堂育命舞樂人服之。

方山冠

方山冠。似進賢。以五采穀爲之。祠宗廟。大予八佾。四時五行樂人服之。冠衣各如其行方之色而舞焉。

巧士冠

巧士冠。高七寸。要後相通直豎。不常服。惟郊天黃門從官四人冠之。在鹵簿中。次乘輿車前。以備宦者四星云。

卻非冠

卻非冠。制似長冠。下促。宮殿門吏僕射冠之。負赤幡青翅燕尾。諸僕射幡皆如之。

卻敵冠

卻敵冠。前高四寸。通長四寸。後高三寸。制似進賢。衛士服之。

樊噲冠

樊噲冠。漢將樊噲造次所冠。以入項羽軍。廣九寸。高七寸。前後出各四寸。制似冕。司馬殿門大難衛士服。

之。或曰樊噲常持鐵楯。聞項羽有意殺漢王。噲裂裳以裹楯。冠之入軍門。立漢王旁視項羽。

術氏冠

術氏冠前圓。吳制差池。邈迤四重。趙靈王好服之。今不施用。

鷓冠

繆

諸冠皆有纓。執事及武士皆縮纓垂五寸。武冠俗謂之大冠。環纓無蕤。以青系爲緄。加雙鷓尾。豎左右爲鷓冠云。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中郎將羽林左右監皆冠鷓冠。紗縠單衣。虎賁將虎文袴。白虎文劍佩。刀。虎賁武騎皆鷓冠。虎文單衣。襄邑歲獻織成虎文云。鷓者勇雉也。其鬪對一死乃止。故趙武靈王以表武士秦施之焉。

幘

古者有冠無幘。其戴也加首有頰。所以安物。故詩曰。有頰者弁。此之謂也。三代之世。法制滋彰。下至戰國。文武並用。秦雄諸侯。乃加其武將首飾爲絳帟。以表貴賤。其後稍稍作顏題。漢興。續其顏卻。搢之。施巾連題。卻覆之。今喪幘是其制也。名之曰幘。幘者贖也。頭首嚴贖也。至孝文乃高顏題。續之爲耳。崇其巾爲屋。合後施收。上下羣臣貴賤皆服之。文者長耳。武者短耳。稱其冠也。尙書幘收方三寸。名曰納言。示以忠正。顯近職也。迎氣五郊各如其色。從章服也。阜衣羣吏。春服青幘。立夏乃止。助微順氣。尊其方也。武吏常赤幘。成其威也。未冠童子幘無屋者。示未成人也。入學小童幘也。句卷屋者。示尙幼少。未遠冒也。喪幘卻搢。反本禮也。升數如冠。與冠偕也。期喪起耳有收。素幘亦如之。禮輕重有制。變除從漸文也。

佩玉

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韍。貴賤有殊。佩所以章德。服之衷也。韍所以執事。禮之共也。故禮有其度。威儀之制。三代同之。五霸迭興。戰兵不息。佩非戰器。韍非兵旗。於是解去絨佩。留其係璫。以爲章表。故詩曰。韞韞佩璫。此之謂也。絨佩既廢。秦乃以采組連結於璫。光明章表。轉相結受。故謂之綬。漢承秦制。用而弗改。故加之以雙印。佩刀之飾。至孝明皇帝。乃爲大佩。衝牙雙瑀。璜皆以白玉。乘輿落以白珠。公卿諸侯。以采絲。其視冕旒爲祭服云。

佩刀

佩刀。乘輿黃金通身。貂錯半鮫魚鱗。金漆錯雌黃室。五色屬隱室。華諸侯。王黃金錯環。挾半鮫黑室。公卿百官皆純黑。不半鮫。小黃門雌黃室。中黃門朱室。童子皆虎爪文。虎賁黃室。虎文。其將白虎文。皆以白珠鮫爲劍口之飾。乘輿者加翡翠山紆嬰其側。

佩印

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三百石。以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上合絲。乘輿以滕貫白珠。赤屬蕤。諸侯王以下。以絳赤絲。蕤滕。絳各如其印質。刻書文。曰。正月剛卯。既決靈爻。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痺。莫我敢當。疾日嚴卯。帝令夔化。慎爾周伏。化茲靈爻。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痺。莫我敢當。凡六十六字。

前書注云。以正月卯日作。

黃赤綬

乘輿黃赤綬。四采。黃赤紺纒。淳黃圭。長丈九尺九寸。五百首。
太皇太后。皇太后。其綬皆與乘輿同。皇后亦如之。

赤綬

諸侯王赤綬四采。赤黃纒紺。淳赤圭。長二丈一尺。三百首。

長公主。天子貴人與諸侯王同綬者。加特也。

綠綬

諸國貴人相國皆綠綬。三采。綠紫紺。淳綠圭。長二丈一尺。二百四十首。

紫綬

公侯將軍紫綬。二采。紫白。淳紫圭。長丈七尺。百八十首。

公主封君服紫綬。

青綬

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淳青圭。長丈七尺。百二十首。自青綬以上。纒皆長三尺二寸。與綬同采。而首半之。纒者古佩縫也。佩綬相迎受。故曰纒。紫綬以上。纒綬之間。得施玉環。鐻云。

黑綬

千石六百石黑綬。三采。青赤紺。淳青圭。長丈六尺。八十首。四百石三百石長同。

黃綬

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黃綬。淳黃圭一采。長丈五尺六十首。自黑綬以下。繼綬皆長三尺。與綬同采而首半之。

青紺綸

百石青紺綸一采。宛轉繆織。長丈二尺。凡先合單紡爲一系。四系爲一扶。五扶爲一首。五首爲一文。文采淳爲一圭。首多者系細。少者系麤。首廣尺六寸。

后夫人服

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廟服。紺上阜下。蠶青上縹下。皆深衣制。隱領袖。緣以條。翳鬣。簪珥耳璫垂珠。簪以璫瑁爲撻。長一尺。端爲華勝。上爲鳳凰爵。以翡翠爲毛羽。下有白珠。垂黃金鑷。左右一橫簪之。以安齒結。諸簪珥皆同制。其撻有等級焉。

皇后謁廟服。紺上阜下。蠶青上縹下。皆深衣制。隱領袖。緣以條。假結。步搖簪珥。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柱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熊。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諸爵獸皆翡翠爲毛羽。金題白珠璫。繞以翡翠爲華云。

貴人助蠶服。純縹上下。深衣制。大手結。墨璫瑁。又加簪珥。

長公主見會衣服。加步搖。公主大手結。皆有簪珥。衣服同制。

自公主封君以上。皆帶綬。以采組爲緄帶。各如其綬色。黃金辟邪首爲帶鑷。飾以白珠。

公卿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紺繒。黃金龍首銜白珠魚須。撻長一尺。爲簪珥。入廟佐祭者。阜絹上。

下助蠶者。縹絹上下皆深衣制。緣自二千石夫人以上至皇后。皆以蠶衣爲朝服。公主貴人妃以上。嫁娶得服錦綺羅縠。繒采十二色。重緣袍。特進列侯以上。錦繒采十二色。六百石以上。重練采九色。禁丹紫紺。三百石以上。五色。失青絳黃紅綠。二百石以上。四采。青黃紅紺。賈人緹縹而已。公卿列侯以下。皆單緣襪。制文繡爲祭服。自皇后以下。皆不得服。諸古麗圭。襴闥緣加上之服。建武永平禁絕之。建初永元又復中重。於是世莫能有制其裁者。乃遂絕矣。

車服雜錄

光武行司隸校尉時。更始諸將皆冠幘而服婦人衣。繡擁鬢。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紀

凡冠衣諸服。旒冕長冠。委貌皮弁。爵弁。建華。方山。巧士。衣裳。文繡。赤鳥。服絢。履大佩。皆爲祭服。其餘悉爲常用朝服。唯長冠。諸王國謁者。以爲常朝服云。宗廟以下祠祀。皆冠長冠。阜繒袍。單衣。絳緣領袖。中衣。絳繡。五郊各從其色焉。

安帝立皇太子。太子謁高祖廟。世祖廟。門大夫從。冠兩梁。進賢。洗馬冠。高山。罷廟。侍御史任方奏請。非乘從時皆冠一梁。不宜以爲常服。事下有司。尙書陳忠奏。門大夫職如諫大夫。洗馬職如謁者。故皆服其服。先帝之舊也。方言可寢。奏可。謁者古者一名洗馬。並本志

及將祀天郊。報地功。乃整法服。正冕帶。珩紘。紘。玉笄。棊會。火龍黼黻。藻綵。鞞厲。結飛雲之袷。輅植翠羽之高蓋。建辰旒之大常。紛飜悠以容裔。六玄蚪之奕奕。齊騰驥而沛艾。龍駟華轡。金鏤亡犯。鏤錫。方鈇。左

纛鉤膺玉瓊囊。鑾聲噦噦。和鈴鈇鈇。重輪貳轄。疏殺飛軫。羽蓋葳蕤。葩璠曲莖。順時服而設副。咸龍旂而

繁纓。立弋迤。夏農輿。輅木屬車。九九乘軒。竝殺璫伏。弩重旂。朱旄青屋。奉引既畢。先輅乃發。鑾旗皮軒。通

帛精旆。雲罕九旂。闌戟轆轤。聲珥。髦被繡。虎夫戴鷗。駟承華之蒲梢。馬名。飛流蘇之騷殺。總輕武於後陳。

奏嚴鼓之嘈囂。才達反。戎士介而揚揮。載金鉦而建黃鉞。東京賦

安帝永初四年。以并涼饑饉。正旦朝會。不陳充庭車。郭賀為荊州刺史。顯宗賜以三公服。敕行部去襜帷。

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蔡茂傳

靈帝時。賈琮拜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

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舉之。賈琮傳

光武賜東海王彊虎賁頭。

馬援從弟子游願乘下澤車。

安帝賜馮石駁犀貝劍佩刀紫艾綬玉玦各一。

祭遵薨。贈以朱輪容車介士。

蔡邕對董卓曰。前春郊天。公奉引車駕。乘金華青蓋。爪畫兩輻。遠近以為非宜。卓於是改乘阜蓋車。蔡邕傳

梁冀改易輿服之制。作平駟車。埤幘狹冠。折上巾。擁身扇。狐尾單衣。

銀艾。張奐前後十要銀艾注云。銀印。綠綬也。以艾草染之。故曰艾也。

臣天麟按。上天下澤而尊卑之分以明。觀象審數而輿服之儀以備。古先聖王所以制為車蓋旂常之

文冕弁采章之飾者。豈徒以備一代之制。彰斧藻之美而已。所以明尊卑。辨等列。使之不得以相踰者也。故五車之制一定。則乘墨棧者不得擬於篆綬。五冕之制一立。則服絺玄者不得僭於鷩毳。所以檢攝人心。維持名分者。蓋於此乎寓焉。三代既衰。六籍焚蕩。秦人徒知尊君卑臣。而不知有禮制。是以古人輿服制度。浸以弗存。西京禮文。本與秦儀雜就。而車服之制。因陋就簡。是以班史無傳焉。東京自顯宗致意於明堂辟雍靈臺之事。而輅車袞冕。其制始備。故范蔚宗序次本紀。載永平二年宗祀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絢屨以行事。其序儒林傳曰。光武初建三雍。明帝卽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蓋自周衰。歷數百年之後。東京之制。始彷彿乎三代之舊。史氏嚴而志之。蓋亦幸其能復古矣。然其閒名物度數。或仍秦漢之舊。而未能盡加釐正。君子亦不能無遺憾也。

東漢會要卷十一

文學上

帝學

光武天鳳中之長安。受尙書。略通大義。自隴蜀平後。未嘗復言軍旅。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紀

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羣雄雲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幾。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足言。又多召名儒。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琅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每讌會。則論難衍衍。共求政化。詳覽羣言。響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衆百數。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雙準傳

顯宗十歲。能通春秋。及立爲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桓榮弟子何湯。將以尙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本

師為誰。對曰。沛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使授太子。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拜太子少傅。榮以太子經學成畢。上疏曰。太子以聰睿之姿。通明經義。覽觀古今。儲君副主。莫能精專博學。若此者也。臣師道已盡。皆在太子。謹使以掾臣汜再拜歸道。太子報曰。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況以不才。敢承誨命。顯宗即位。尊以師禮。桓榮傳

中元元年。初建三雍。顯宗即位。親行其禮。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者。蓋億萬計。儒林傳

肅宗即位。下詔曰。孝明皇帝博貫六藝。不舍晝夜。紀顯宗以桓郁先師子。甚見親厚。常居禁中。論經書。自制五家要說章句。令郁校定於宣明殿。桓郁傳章帝之為太子也。受尚書於汝南張酺。元和二年。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并郡縣掾史並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張酺傳

肅宗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賈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發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條奏之。賈逵傳

和帝即位。富於春秋。侍中竇憲自以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頗涉經學。上疏皇太后曰。禮記曰。天下之命。垂於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習與智長。則切而不勤。化與心成。則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褓。周公

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無遺計。舉無過事。孝昭皇帝八歲即位。大臣輔政。亦選名儒章賢。蔡義。夏侯勝等。入授於前。平成聖德。近建初元年。張酺。魏應。召訓亦講禁中。臣

大臣輔政。亦選名儒章賢。蔡義。夏侯勝等。入授於前。平成聖德。近建初元年。張酺。魏應。召訓亦講禁中。臣

伏惟皇帝陛下躬天然之姿，宜漸教學，而獨對左右小臣，未聞典義。昔五更桓榮親爲帝師，子郁結髮敦尚，繼傳父業，故再以校尉入授先帝父子，給事禁省，更歷四世，今白首好禮，經行篤備，又宗正劉方，宗室之表，善爲詩經，先帝所褒，宜令郁方並入教授，以崇本朝光示大化。由是郁遷長樂少府，復入侍講。桓郁傳

永元十三年正月，帝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選術藝之士以充其官。紀

順帝卽位，桓焉授經禁中。

趙典侍講禁內。

桓帝初，桓彬爲議郎，入侍講禁中。

張酺子蕃以郎侍講。

楊秉爲任城相，以明尚書召入侍講。

楊賜、劉寬侍華光殿中。並本傳

初，桓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黨錮傳

靈帝好學，自造皇義篇五十章。蔡邕傳

獻帝頗好文學，苟悅與彧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旦夕談論。

馬嚴勸學省中。本紀

太學

建武五年十月，營起太學，車駕幸太學，賜博士弟子各有差。紀·洛陽記曰：太學在洛陽城南開陽門外，去宮八里，講堂長十丈，廣三丈，堂前石經四部。七

年朱浮以國學既興宜廣博士之選乃上書曰夫太學者禮義之官教化所由興也陛下尊敬先聖垂意古典宮室未飾干戈未休而先建太學造立橫舍比日車駕親臨觀饗將以弘時雍之化顯勉進之功也尋博士之官爲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以博舉明經唯賢是登學者精勵遠近同慕伏聞詔書更試五人唯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將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凡策試之本貴得其真非有期會不及遠方也又諸所召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之事也語曰中國失禮求之於野臣浮幸得與講圖讖故敢越職帝然之朱浮傳

十九年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桓榮被服儒衣温恭有蘊藉辯明經義每以禮遜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桓榮傳

和帝永元十二年三月壬子賜博士員弟子在太學者布人三匹紀

十四年司空徐防上疏以爲漢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勸勉學者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臣以爲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爲非上從之徐防傳

延光三年幸太學紀

順帝永建六年將作大匠翟酺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五經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而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盛弟子萬數光武初興愍其荒廢起太學博士舍內外講堂諸生橫卷爲海內所集明帝時辟

雍始成。欲毀太學。太尉趙熹以爲太學辟雍皆宜兼存。故並傳至今。而頃者頽廢。至爲園採芻牧之處。宜更修繕。誘進後學。帝從之。九月繕起太學。更開拓房室。學者爲酺立碑銘於學云。酺

陽嘉元年。以太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增甲乙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九十人補郎舍人。左雄

又奏召海內名儒爲博士。使公卿子弟爲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名

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左雄傳

桓帝延熹五年。太學西門自壞。襄楷上疏曰。太學天子教化之宮。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化廢

也。襄楷傳

靈帝熹平五年。試太學生年六十以上百餘人。除郎中太子舍人。至王家郎郡國文學吏。紀

光和五年十二月。幸太學。紀

獻帝初平四年十月。太學行禮。車駕幸永福城門。臨觀其儀。賜博士以下各有差。紀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

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

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尙書歐陽、大、小、夏

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籩

豆干戚之容。備之於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蛇其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卽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

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

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學校。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建初中。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爲通義。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尙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並陳勸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公卿。妙簡其選。三署郎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頽敝。鞠爲園蔬。牧兒羹豎。至於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鬢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本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爲常。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疏。而多以浮華相尙。儒者之風蓋衰矣。黨人旣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立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儒林傳。

宮邸學

明帝永平九年。爲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

本紀。四姓爲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弟。以非列侯。故曰小侯。

安帝元初六年。鄧太后詔和帝弟濟北河閒王子男女年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又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人。並爲開邸第。教學經書。躬自監試。尙幼者使置師保。朝夕入宮。撫循詔導。恩愛甚渥。乃詔從兄河南尹

豹越騎校尉康等曰。吾所以引納羣子。置之學官。實以方今承百王之敝。時俗淺薄。巧僞滋生。五經衰缺。不有化導。將遂陵遲。故欲褒崇聖道。以匡失俗。傳不云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今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溫衣美食。乘堅驅良。而面牆術學。不識臧否。斯故禍敗所從來也。永平中。四姓小侯皆令入學。所以矯俗厲薄。反之忠孝。先公旣以武功。書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化子孫。故能束修。不觸羅網。誠令兒曹上述祖考。休烈。下念詔書本意。則足矣。其勉之哉。后紀

鴻都門學

初靈帝好學。自造皇義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爲文賦者。本頗以經術相招。後諸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執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喜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蔡邕上封事言。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康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卽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旣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光和元年。遂置鴻都門學。畫孔子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爲刺史太守。入爲尙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以爲列焉。後又

詔中尙方爲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像立贊，以勸學者。尙書陽球奏曰：臣聞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案松、覽等皆出於微蔑斗筲之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徼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辨心，假手請字，妖僞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脫滓濁，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歎。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孺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北，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書奏不省。蔡邕陽球傳

郡國學

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班固東都賦

建武六年，李忠爲丹陽太守，忠以丹陽越俗不好學，乃爲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李忠傳

明帝永平十年，幸南陽，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箎和之，以娛嘉賓。紀

宋均調辰陽長，爲立學校。本傳

寇恂爲汝南太守，修鄉校，教生徒，聘能爲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本傳

衛颯爲桂陽太守，下車修庠序之教。本傳

任延爲武威太守，造立教官，自掾吏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旣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

雅之士。本傳

秦彭爲山陽太守。崇好儒雅。修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遜之儀。本傳
鮑德爲南陽太守。時郡學久廢。德乃修起橫舍。備俎豆黼冕。行禮奏樂。又尊饗國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
莫不勸服。鮑德傳

東漢會要卷十二

文學中

國史

永平十五年。明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東平王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東平王

馬嚴與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馬嚴傳

明德馬皇后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后宮之家。故不著也。

后紀

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班彪乃繼採前史。旁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彪卒。子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作國史者。有詔收固繫獄。固弟超詣闕上書。具言固所著述意。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與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帝乃復令終成前書。綜其行事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無不諷誦焉。班固傳

曹世叔妻名昭。班彪女也。博學高才。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

閣踵而成之。後又詔馬融兄續繼昭成之。列女傳

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駒駘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因定漢家禮儀。上言請張衡參論其事。會並卒。而衡常歎息欲終成之。及爲侍中。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檢遺文。畢力補綴。又條上司馬遷、班固所敍。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又以爲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爲元后本紀。又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爲其將。然後卽眞。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書數十。竟不聽。及後之著述。多不詳典。時人追恨之。張衡傳

楊終受詔刪太史公書十餘萬言。本傳

元初五年。平望侯劉毅以鄧太后多德政。欲令早有注紀。上書安帝曰。皇太后正位內朝。流化四海。漢之舊典。世有注紀。宜令史官著長樂宮注聖德頌。以敷宣景耀。帝從之。后紀

安帝時。李尤受詔與劉珍等俱撰漢記。李尤傳

永寧元年。太后又詔珍與劉駒駘作建武以來名臣傳。劉珍傳

應奉著漢書後序。多所述載。奉又刪史記。漢書及漢記。名曰漢事。本傳

桓帝元嘉中。詔伏無忌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記。又自采集古今。刪著事要。曰伏侯注。上自黃帝。下盡漢

質帝。爲八卷。伏湛傳

荀爽集漢成敗事。可鑒戒者。謂之漢語。本傳

蔡邕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分別首

目連置章左。猶前書十志也。律歷意第一。禮意第二。樂意第三。郊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車服意第六。帝嘉其才。宥還本郡。及誅董卓。司徒王允收邕。

付廷尉。邕陳辭乞鯨首。別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爲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

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旣無益聖德。復使

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

邕遂死獄中。允悔欲止而不及。時年六十一。搢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玄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

之。兖州陳留閔皆畫像而頌焉。其撰集漢事。未見錄以繼後史。適作靈紀及十意。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

因李傕之亂。湮沒多不存。蔡邕傳。

盧植、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補續漢記。盧植傳。

獻帝好典籍。嘗以班固漢書文繁。乃令荀悅依左氏傳體。爲漢紀三十篇。詔尙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辯

多美。本傳。

景祐元年。祕書丞余靖言。謹按後漢明帝詔班固、陳宗、尹敏、孟冀作世祖本紀。及建武時功臣列傳。後

有劉珍、李充雜作建武以後至永初閒紀傳。又命伏無忌、黃景作諸王王子恩澤侯并單于西羌地理

志。又邊韶、崔寔、朱穆、曹壽作皇后外戚傳百官表。及順帝功臣傳。成一百一十四篇。號曰漢紀。嘉平中。

馬日磾、蔡邕、楊彪、盧植續爲東觀漢記。吳武陵太守謝承作漢書一百三十卷。晉散騎常侍薛瑩作後

漢記一百卷。泰始中。祕書丞司馬彪始取衆說。首光武至孝獻。作續漢書。又散騎常侍華嶠刪定東觀

記爲後漢書九十七篇。祠部郎謝沈作後漢書一百二十二卷。祕書監袁山松作一百卷。至宋宣城太守范曄益集諸家。作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凡百篇。十志未成。范被誅。至梁世。有剡令劉昭者。補成之。唐章懷太子賢招集當時學者。右庶子張太安。洗馬劉訥言。洛州司戶參軍革希玄。學士許叔牙。成玄。一史藏諸周寶寧等。同集范曄後漢書注。儀鳳初上之。付祕書省。傳之至今。

圖書

校

東觀。學者稱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寶章傳。

藏書閣。曹大家傳。

蘭臺。百官志。蘭臺令史。掌奏及印工文書。

石室。李固傳。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

祕館。賈逵傳。

祕書。儒林傳序。

中書。盧植傳。

祕書監。桓帝置官。

東觀郎。李尤傳。

校書郎。馬融傳。

校書部。班固傳。

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儒林序。

班固永平中爲郎。與傅毅。賈逵同校祕書。本傳。

賈逵明左氏傳。國語爲之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祕館。拜爲郎。與班固並校祕書。

本傳

建初二年。賜東平王蒼祕書。列仙圖。道術祕方。本傳

和帝永元十三年正月。帝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博選術藝之士。以充其官。紀

鄧太后自入宮掖。從曹大家受經書。兼天文筭數。晝省王政。夜則誦讀。而患其謬誤。懼乖典章。乃博選諸

儒。劉珍等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餘人。詣東觀。讎校傳記。事畢。奏御。賜葛布各有差。又詔中官近臣

於東觀受讀經傳。以教授宮人。左右習誦。朝夕濟濟。后紀

安帝永初四年。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謁者劉珍與校書郎劉駒駘。馬融。及五經諸子傳記

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本紀及蔡倫。劉珍傳。

大僕鄧康薦竇章入東觀為校書。寶章傳。

順帝永和元年。詔伏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伏湛傳。

靈帝熹平四年。蔡邕拜郎中。校書東觀。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乃與楊賜。馬日

磾。張馴。韓說。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帝許之。邕乃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

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蔡邕傳。雒陽記曰。太學講堂前石經四

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二碑。二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字。盧植上書。願得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

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裁定聖典。刊正碑文。歲餘。拜議郎。與馬日磾。蔡邕。楊彪。韓說等

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蔡邕·盧植傳

吳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子祐諫乃止吳祐傳

杜林嘗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獨寶愛之每遭困阨自以不能濟於衆也猶握抱此經獨歎息曰古文之學將絕於此耶濟南徐巡東海衛宏更受林以前所得一卷古文尙書林曰林危阨西州時常以爲此道將絕何意二生復得之耶此道不墜於地矣袁紀

董卓遷都關中王允悉收斂蘭臺石室圖書緯要者以從既至長安皆分別條上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一皆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焉王允傳

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籍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爲帷蓋小則製爲滕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後棄其半矣復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儒林傳

經學

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遊庠序聚橫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贏糧動有千百其著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故揚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爲之華藻又從而修其顰帨夫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從故通人鄙其固焉

又雄所謂饒諂之學各習其師也。且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遠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啓。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彊之臣。息其闕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勢也。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暨乎剝橈自極。人神數盡。然後羣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故先師垂典文。獎勵學者之功。篤矣切矣。儒林論

光武中興。未及下車。先訪儒雅。四方學士。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邱。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儒林傳

蔡遵奏置五經大夫。本傳

章帝建初八年。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紀

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云。鄭玄論

永元十四年。司空徐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爲章句。以悟後學。上疏曰。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行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輕侮道術。寢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臣以爲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爲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正。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本傳

五經諸儒

馬融。字季長。初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名重關西。融從其通學。博通經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尙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

井丹。字大春。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爲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

許慎。字叔重。少博學經籍。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傳於世。

蔡玄。字叔陵。學通五經。門徒常千人。其著錄者萬六千人。順帝詔拜議郎。講論五經異同。甚合帝意。鄭玄。字康成。少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

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尙書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蒼北地太守劉瓌及玄蒼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
盧植字子幹少與鄭玄同事馬融能通古今好學研精而不守章句作尙書章句三禮解詁並本傳

易家

前書云田何傳易授丁寬丁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讎東海孟喜琅琊梁邱賀由是易有施孟梁邱之學又東郡京房授易於梁國焦延壽別爲京氏學又東萊費直傳易授琅琊王橫爲費氏學本以古字號古文易又沛人高相傳易受于康及蘭陵母將永爲高氏學施孟梁邱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費高二家未得立

施氏易 劉昆

孟氏易 袁安子京 注丹 任安 夏恭

梁邱易 范升 楊政 張興

京氏易 戴憑 孫期 魏滿 郎顛 樊英

建武中范升傳孟氏易以授楊政而陳元鄭衆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爲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

尙書家

前書云濟南伏生傳尙書授濟南張生及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倪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

至曾孫歐陽高為尙書歐陽氏學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氏學勝傳從兄子建建別為小夏侯氏學三家皆立博士又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尙書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譚為尙書古文學未得立

歐陽尙書 歐陽歛 牟長 宋登 尹敏 楊震 桓榮 丁鴻 張興

大夏侯尙書 張馴 賈逵 牟融

小夏侯尙書 王良

古文尙書 周防 孔僖 楊倫 杜林

中興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尙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尙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尙書榮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尙書遂顯於世

詩家

前書魯人申公受詩於浮邱伯為作訓詁是為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為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為韓詩三家皆立博士趙人毛萇傳詩是為毛詩未得立

魯詩 高詡 包咸 魏應 陳重

齊詩 伏恭 任末 景鸞

韓詩 薛漢 召馴 楊仁 趙曄 李恂

毛詩 衛宏

中興後鄭衆、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詩箋。

禮家

前書魯高堂生漢興傳禮十七篇。後瑕邱蕭奮以授同郡后蒼。蒼授梁人戴德及兄子聖、沛人慶普。於是德爲大戴禮。聖爲小戴禮。普爲慶氏禮。三家皆立博士。孔安國所獻禮古今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前後傳其書。未有名家。中興已後。亦有大、小戴博士。雖相傳不絕。然未有顯於儒林者。建武中曹充習慶氏學。傳其子褒。遂撰漢禮事在褒傳。

大戴禮。

小戴禮。鄭玄。

慶氏禮。曹充。曹褒。董鈞。

中興鄭衆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注。立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爲鄭氏學。玄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爲三禮焉。

春秋家

前書齊胡毋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平嬴公。嬴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彭祖爲春秋嚴氏學。安樂爲春秋顏氏學。又瑕邱江公傳穀梁春秋。三家皆立博士。梁太傅賈誼爲春秋左氏訓詁。授趙人貫公。

公羊嚴氏春秋。丁恭。周澤。鍾興。甄宇。樓望。程曾。樊條。張霸。張楷。

公羊顏氏春秋。張玄。李育。何休。

穀梁春秋。

左氏春秋。

鄭興。鄭衆。陳元。賈徽。賈逵。服虔。穎容。謝該。李封。吳祐。

建武中。鄭興、陳元傳春秋左氏學。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爲左氏立博士。范升與歆爭之未決。陳元上書訟左氏。遂以魏郡李封爲左氏博士。後羣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光武重違衆議。而因不復補。

東漢會要卷十三

文學下

講論經義

建武二年召范升爲博士。時尙書令韓歆上疏欲爲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詔下其議。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臺。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升起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邱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遂與韓歆及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辯難。日中乃罷。升退而奏曰。臣聞主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陛下愍學微缺。勞心經藝。情存博聞。故異端競進。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羣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旣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如令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厭倦之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學而不約。必叛道矣。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顏淵可謂善學矣。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無憂。絕末學也。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京氏雖立。輒復見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尙周流遊觀。至於知命。自衛反魯。乃正雅頌。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學官。無有弟子。詩書不講。禮樂不修。奏立左費。非政急務。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傳曰。聞疑傳疑。聞

信傳信而堯舜之道存。願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專已。天下之事。所以異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詔以下博士。范升傳

時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戴憑獨立。光武問其意。憑對曰。博士說經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即召上殿。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解釋。帝善之。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詰難。義有不通。輒奪其席。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爲之語曰。講經不窮戴侍中。戴憑傳

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爲左氏淺末不宜立。陳元聞之。乃詣闕上疏曰。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藝謬雜。真僞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羣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諮可否。示不專已。盡之羣下。今論者沈溺所習。翫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遂爲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絃。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況於竹帛餘文。其爲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媠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爲巨謬。遺脫纖微。指爲大尤。抉瑕摘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爲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爲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于般。周公不當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

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卽位。爲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衆。至於拜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爲巧眩。移目師曠。不爲新聲。易耳。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略戢。留思聖藝。眷顧儒雅。採孔子拜下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白黑。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績結。洮汰學者之累惑。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誦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生之年也。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辯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爲第一。帝以其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於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論議謹譁。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會封病卒。左氏復廢。

陳元傳

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尙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賈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發出左氏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曰。臣謹摘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其相殊絕。固以甚遠。而冤抑積久。莫肯分明。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詒藏之祕書。建平中。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孝哀皇帝重逆衆心。故出歆爲河內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爲重讎。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存先

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丘。尙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爲火德。左氏以爲少昊代黃帝。卽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令堯不得爲火。則漢不得爲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聖之本。改元正歷。垂萬世則。是以麟鳳百數。嘉瑞雜遝。猶朝夕恪勤。遊情六藝。研幾綜微。靡不審覈。若復留意廢學。以廣聖見。庶幾無所遺失矣。書奏。帝嘉之。賈逵傳

建初四年十一月壬戌。詔曰。蓋三代導人教學爲本。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爲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皇帝以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尙書。後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樊儵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令學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戲。其勉之哉。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上。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廣平王羨及名儒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皆與焉。鴻以才高。論難最明。諸儒稱善。帝數嗟美焉。時人歎曰。殿中無雙丁孝公。本紀及丁鴻傳

和帝永元十一年。帝因朝會。召見諸儒。使中大夫魯丕與侍中賈逵。尙書令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罷朝。特賜衣冠。不因上疏曰。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

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無令芻蕘以言得罪。幽遠獨有遺失也。魯丕傳

靈帝建寧四年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太學門外。詳見圖書類

論讖

光武避吏新野。宛人李通以圖讖說光武曰。劉氏復起。李氏爲輔。紀

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羣臣因復奏曰。受命之符。人應爲大。萬里合信。不議同情。周之白魚。曷足比焉。讖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爲天子。帝猶固辭。羣下僉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乃卽皇帝位。紀

中元二年初起靈臺。明堂辟雍。宣布圖讖於天下。紀

世祖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桓譚上疏曰。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誣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爲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帝省奏不悅。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

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桓譚傳。

帝以尹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使蜀去。崔發所爲王莽著錄。次比。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

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敏因其闕文。增之曰。君無口。爲漢輔。帝見而怪之。召敏問其故。

敏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竊幸萬一。帝深非之。雖竟不罪。而亦以此沈滯。儒林傳。

朱浮爲太僕。與講圖讖。傳。

帝嘗問鄭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興對曰。臣不爲讖。帝怒曰。卿之不爲讖。非之耶。興惶恐曰。臣

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鄭興傳。

賈逵曰。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詒藏之祕書。賈逵傳。臣天麟案張衡云。

逵嘗撻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及考逵論左氏。乃專引其合圖讖以爲證。范氏謂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蓋謂此也。

肅宗卽位。有司言孝明皇帝聰明淵塞。著在圖讖。河圖曰。出代九天開明。受用嗣興。十代以光。又括地象曰。十代禮樂。文雅並出。謂明帝也。

初光武善讖。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妖言。張衡以圖緯虛妄。非聖

人之法。乃上疏曰。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

長逆順。寒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有證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

讖書。讖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

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

尙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讖云。共工理水。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爲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苞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訖于成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聖人之言。執無若是。殆必虛僞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擿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爲不戒。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也。且河洛六藝。篇錄已定。後人皮傳。無所容篡。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僞稱洞視玉版。或者至於棄家業。入山林。後皆無效。而復采前世成事。以爲證驗。至於永建復統。則不能知。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執位。情僞較焉。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僞無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張衡傳

見藏擯方術序

臣天麟竊謂聖人之道。如桑麻穀粟。飢必食。寒必衣。不可外此而他求也。自古楊墨申韓之流。均爲異端。然幸有聖賢者出。抵排攘斥。而後人心正。邪說息。天下後世知其害道而不溺焉。若夫讖緯之學。託於六經。以文其私說。雜之於圖記。證之以占驗。始自哀平。盛於建武。上意所好。下爭趨之。由是東京之士。波流風靡。雖賈逵曹褒之倫。亦且溺其習而不自覺。獨桓譚尹敏張衡數君子。奏議慷慨。以爲宜見。

藏擯。嗚呼。若數子者。可謂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既倒者歟。

論浮屠

袁宏漢紀曰。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爲主。不殺生。專務清靜。其精者爲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而歸于無爲也。又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善修道。以鍊精神。以至無生而得爲佛也。佛長一丈六尺。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方。無所不入。故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羣生。初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日月光。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遣使天竺問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於是中國始傳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注。楚王傳。

永平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楚王英以黃縑白紬詣國相曰。託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尙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因以班示諸國中。傳。楚王傳。

桓帝設華蓋以祠浮屠老子。本紀。

延熹中。襄楷上書言。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尙無爲。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嗜慾不去。殺罰過理。既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遣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眇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姪女豔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殫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黃老乎。襄楷

陶謙同郡人。笮融聚衆數百，往依於謙。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盤，下爲重樓，又堂閣周回，可容二千許人。作黃金塗像，衣以錦綵，每浴佛，輒多設飲飯，布席於路，其有就食及觀者，且萬餘人。陶謙傳

范氏論曰：西域風土之載，前古未之聞也。張騫懷致遠之略，班超奮封侯之志，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至於佛道神化，與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言。張騫但著地多暑溼，乘象而戰；班超雖列其奉浮屠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述。余聞之，其國則殷乎中上，玉燭和氣，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神迹詭怪，則理絕人區，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而騫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不然，何誣異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修華蓋之飾，將徵義未譯，而但神明之邪，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遺之宗，道書之流也。且好仁惡殺，蠲敝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雖鄒衍談天之辯，莊周蝸角之論，尙未足以槩其萬一，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措夫疑說，則大道通矣。西域傳論